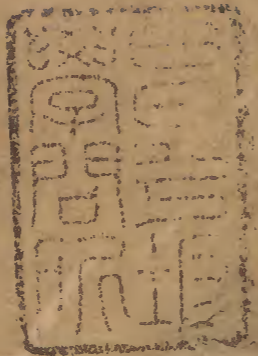


寄園寄所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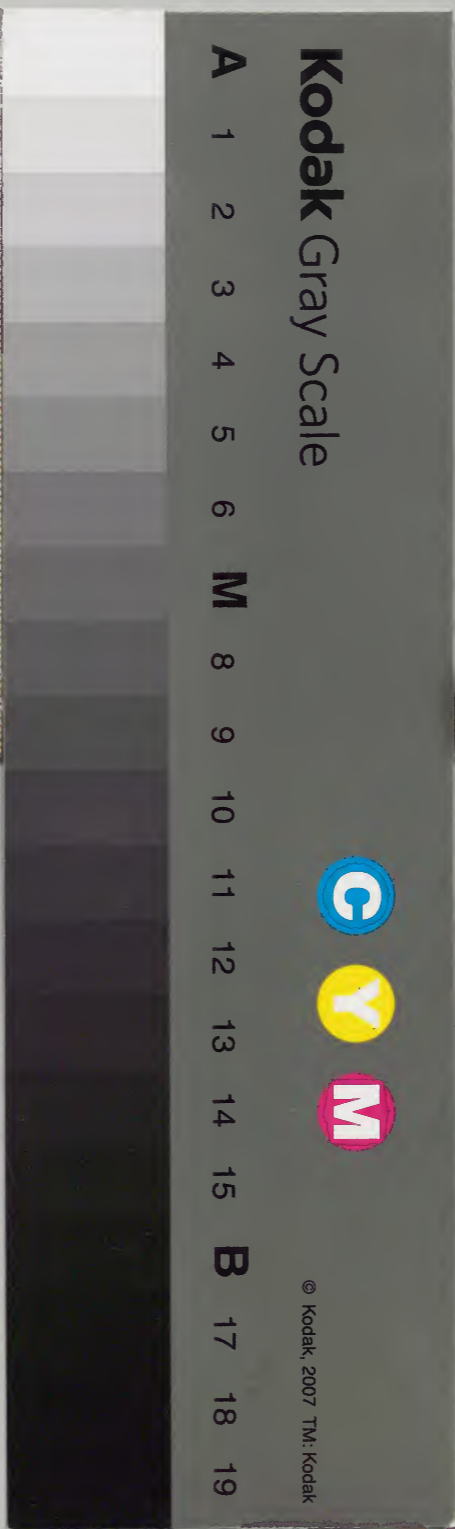
二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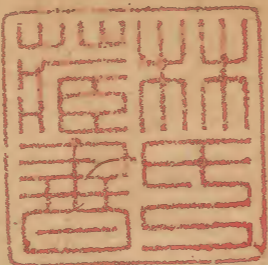


		九	漢
	七	七	書
	八	八	門
	九	九	
一	三	函	類
六	架	號	
冊			

		九	漢
	七	七	書
	八	八	
	九	九	
三	一	函	類
〇	一	架	
八	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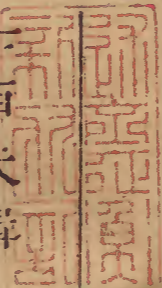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789	
冊數	16	(2)	
函號	308	125	





奇園寄所寄卷二

漸岸趙吉士恒夫輯



淺草文庫

受業

丁廷樾駿公 男 景從 仝訂
于漢翔章雲 孫繼揀 仝訂



鏡中書

孝

悌

義

正氣

奇園寄所寄卷二

鏡中書目錄

廉介

寬厚

見色不亂

寄園主人曰聖人人倫之至也豈必聖人哉匹夫
賤士一念所結亦可感風雨召鬼神但有純與不
純之別耳載籍文史何一非為人振勵綱常述舊
而不墮于腐談傳新而不落乎習見居今之世引
古之道所以白鏡也烏能緩耶

鏡中寄

忠

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鞠躬盡瘁僅完
得吾性分固有耳徒為富貴利達謀必為身後
聲名計皆目之曰忠然乎否

蘇人范文從仲淹之嫡派也洪武中拜御史忤旨下獄
論死太祖視獄案見姓名籍貫遽呼問曰汝非范文正
後人乎對曰臣仲淹十二世孫也太祖默然即命左右
取帛五方來御筆大書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
而樂二句在上賜之諭免汝五次死人感上之仁而嘆
賢者遺澤之遠胡野紀畧

建文時都指揮平保兒聞變南奔。建文命提兵守徐州。文皇至金川門。平還守禦。遂拒戰。不善鎗。鎗及御衣。當脇洞數重而過。俄而不騎。忽蹶。平嘆曰。真命天子也。遂就擒。繫於軍。其日上駐蹕於鼓樓。翌日克城。上卽位。又明日。召平問之曰。汝前日馬不蹶。將如何。若鎗及膚。則無今日矣。平對臣欲生擒陛下。故止穿衣耳。上曰。父皇養如許人。止得此小厮。乃令守北平。全上李獻吉爲戶部郎。以上書極論壽寧侯事。下獄。賴上恩得免。一夕醉。遇侯於大市街。罵其生事害人。以鞭稍擊墜其齒。侯恚極。欲陳其事。爲前疏未久。隱忍而止。獻吉後有詩云。半醉唾罵文成侯。蓋指此事。堯山堂外紀

于夢見異。人人能言。蓋忠烈之氣。千古如斯也。張太倉王相公錫爵。以子病往祈。思肅見夢曰。公是當朝宰相。奈何問我。太倉曰。非爲朝事。余一生不作粉心事。而兒病如此。是何罪業。思肅曰。公記得客一單名帖。失活二十七人之命否。太倉默然。醒來終自狐疑。蓋海商漂至。巡兵執以爲盜。衆皆憐之。請於太倉。往解。不應。又請一單名帖。投兵道。終不聽。一舟二十七人。不勝拷。皆死。太倉矜名節。守之最堅。故雖知其寃。終不爲救。然力可爲而不爲。則神國已存案作罪過矣。湧幢小品海瑞以南京都御史在官。僉都王用汲入視。葛幃敝。籬有寒土。所不堪者。歎息泣下。啓其篋。世十餘金。士大

夫錄余爲殮具。士民哭之。罷市者數日。喪出江上。簞食
盞漿之祭。數百里不絕。蘇人朱良作詩弔之。曰批鱗直
奪比干心。苦節還同孤竹清。龍隱海天雲萬里。鶴歸華
表月三更。蕭條棺外無餘物。冷落靈前有菜根。說與傍
人渾不信。山人親見淚如傾。座不羅
嘉靖初。因賊亂。割淦之半爲峽江。練子寧舊居三州。實
隸峽。峽人請祀之。淦人與之爭。知府劉琦許兩祀俱存。
民始安。至今百餘年。廟享不衰。逸史
御史馮恩。以劾汪鉉。方獻夫。張學敬三人。姦邪不測。乞
斬之以應更新之象。上怒逮訊。鉉等恨之入骨。朝審定
讞。論斬。其母吳氏擊鼓聲冤。子行可請以身代。皆

不報。甲申冬。將處決。行可乃於長安街刺血書。自縛請
闕。號毀請死。通政司陳經見而憐之。爲引奏。上動容曰。
忠孝乃出一門耶。其賞之。因得減死。改戍雷州。道慈集
安陸州故有岳武穆祠。爲十八景之一。世宗龍飛。升州
爲承天府。營造宮殿。祠遂湮廢。萬曆中。守備杜正茂。創
興岳廟。取爲周垣之用。恰相當於城西關土。下多積石。
最後得一碑。出而洗之。光澤可照。遠望之有人影甚多。
其一奇偉豐腴。簇擁而過。如此經日。衆歡呼以爲武穆
露形也。入夜役卒守之。見一偉丈夫躍出。騎白馬。冉冉
乘雲而上。從者數百。遙見天門開。一人袞冕。逆之而入。
守者驚伏。不敢出聲。比明。碑上題一詩云。北伐隨明主。

奇聞新事卷之二
鏡中寄忠
三

南征拜上公。黃龍已盡醉。長侍大明宮。俄震雷大雨洗去。一秀士錄之。余官南雍。其人入監。出以示余。味之。則武穆已轉世爲英國。酬此願矣。大約明神再生。必有奇蹟。終以兵解。故英國卒終於土木。客有言英國面白而肥。與魏公徐鵬舉相類。徐之生。夢武穆到家云。當受汝家供養。則武穆在我朝。殆再轉世矣。湧幢小品

大啓中。魏忠賢弄權。假旨逮嘉善科臣魏大中。道經吳門。吏部周順昌時家居。出送之舟次。言詞激烈。因以其女許字其孫允桄。事聞於忠賢。亦遣緹騎逮之。順昌居官廉介。言笑不苟。素爲士民所重。及聞開讀。觀者數萬人。群謂緹騎曰。周吏部如此好官。是朝廷忠臣。不過作

魏太監耳。如何被逮。緹騎叱衆人曰。速刺若舌。卽魏上公逮人。汝將奈何。百姓憤然群起曰。吾謂天子詔耳。若魏太監如何逮得人。遂群起擊緹騎。斃二人焉。時往浙逮黃尊素者。舟泊胥門。勢張甚。百姓并擊之。遂遁去。巡撫毛一鷺。魏黨也。幾與大獄。幸按臣疏稍和。得邀寬旨。捕顏佩韋等五人斬於市。吏部竟死於鎮撫獄。崇禎立。諭吏部爲忠介。救坊爲清忠風世。收葬五人於半塘。吳太僕默題曰。五人之墓。塚木森然。豐碑屹立。過者無不敬歎焉。遺愁集

江蘇巡撫湯公斌。睢州人。以康熙甲子蒞任。未期年。蘇城之業馬。引紙牌者。甘心改業。曰。巡撫禁賭。人人革心。

誰復需此乎。石湖上方山有五聖廟。素靈異。男女奔走如狂。公命沉之於湖。疏奏盡毀天下五聖廟。內召回京。父老塞兩岸。堤聲震天。夫人出晷時。有破被絮墮地。藩司某公偶見。為之涕泗。嘯軒筆記



鏡中寄

孝

百行莫先於孝。本源固則掀天揭地。可次第舉矣。若割肝剝股。固不在旌列。然亦必聽其自為。嗚呼。誰非毛裏。能不惕然。

周琬。南京人。父知滁州。以疑獄論死。琬年十六。叩闕請代父刑。明太祖少之。疑為人所教。曰。率去砍頭。琬顏色自若。乃宥其父死。戍邊。琬復請曰。戍與斬等死耳。父死。臣安用生。願早就戮。上怒。命縛至市。琬色甚喜。行刑者曰。死足樂耶。琬曰。以死免父。胡為不樂。上察其誠。赦之。親署於屏曰。孝子周琬。尋授兵科給事中。臣鑿錄

方正學父克勤。洪武初爲濟寧州。有誣以擅用倉中炭
葦者。被逮。正學上書政府。願以身從軍。贖父罪。不報。竟
謫江浦。會空印事起。吏又誣及克勤。正學復草疏。將伏
闕訴之。而克勤沒於京師。論者謂正學平生。臣子兩遂。
忠孝並弘。玉堂叢語

洪武初。詩人丁鶴年。西域人也。常卜日葬其父。霖雨十
日不止。鶴年仰天悲泣。翌日雨止。葬畢。雨如初。兵亂後
失母墓所在。悲慕深切。夜夢母告其葬所。鄰人韓重者
亦夢焉。卽其地求而得之。見母屍。正中一齒如漆。復嚙
指滴血。試之。良驗。遂改稱父墳。其誠感如此。人呼丁孝
子。博學叢書

薛遠。歷官至大司馬。家無長物。食無兼味。室無媵妾。曰
吾少事親不足。今安忍有餘。臣鑒錄

顧薇。字子芳。事父倫。母李。以孝稱。李歿。刻一木母奉之。
日三上食。出入必以告。壹如真母。對之呼號無休時。一
夕木母忽作聲呼顧薇。家人盡聞之。相傳驚嘆。母棺在
堂。隣火延燒。將不救。薇伏棺大慟。火忽飛越。免。後事繼
母盛。如其母。海鹽縣志

王賓。字仲光。長洲人。七八歲入鄉校。幾冠。自唐虞三代
以降。漢唐宋元。上下數千百年。中間聖賢傳。諸子百
氏。陰陽曆數。山海圖經。兵政刑律。與釋史小說之書。該
覽貫穿。問無不知。於醫學尤精。不肯與富貴人醫。里巷



貧窶。及方外士求醫者。趣往診視。施與藥餌。貌甚寢。又以藥點其面。及肘股。皆成瘡。壘兩角。短布衣。芒屨竹杖。行市井間。或箕踞道旁。露兩肘股。爬癢。時人見而惡之。縉紳知其賢。亦莫敢引薦。仲光殊自得也。平生不娶。奉母極孝。郡守姚善賢而造之。隔門語曰。勿驚老母。踰墻逸出。他日却騎從。獨候門下。始接焉。據坐受拜。若師弟子。守欲薦之。終不敢發言。年七十。先母而卒。病革。抱母不舍。死半晌。復甦。連呼孃孃方絕。壘後。夜二鼓。室中曳履拄杖。連聲呼孃孃。母應之曰。我在此。復曰。孃孃。兒舍孃孃不得。母痛哭。既久乃息。列朝詩集

福州府連江縣倪神保。幼失父母。與妻林共禱於天。求

得木一本。兩枝者。刻二親像。奉侍。遂入石芹山求之。見二木相對。拜祝曰。果可刻吾親像。木當自動者三。祝畢。木果三動。卽取歸刻之。既成。夫婦謹奉。溫涼告面。一如事生。里人嘉其孝誠。自有司旌獎之。博學彙書

趙某無子。止生三女。及笄。因親老。俱不肯適人。朝夕奉侍。親終。三女躬舐。築墳丘高三十尺。周圍二畝餘。女各植柏一株。至正德年間。夜有盜樹者。樹將斷。斧聲徹村墟二十里。聞之。人以爲異。今祇存一株。園境以孝女墳呼之。平遙縣志

新安烈節最多。一邑當他省之半。而休寧孝女胡壽英。因兄凶。乃孝養父母。終身不嫁。至六十而卒。壘二

親側。尤稱奇女焉。

臨潼醫生張應佩。父母相繼歿。廬墓六年。夜有盜呼三。張孝子。君是好人。我有所贈。及旦視之。綿布一束。應佩白於官。不受。長安馮恭定公爲立傳。陝西通志

安吉嚴姓者。以罪戍遼陽。去後。產遺腹子。年十六矣。居常滄泣。毀瘠。母問其故。曰。兒思父也。遼陽不在天上。兒願獨往尋覓。母從之。爲具行裝。令一僕與偕。半道度險嶺間。察僕色動。疑之。因好與語。而急發其袴間。得利刃。僕懼奪刃。因乘便勢刺僕中腹死。自是擔囊獨行。抵遼陽。徧尋父不得。而涕常盈襟袖。人因憐之。有丐者過門。餼常不給。則行乞於市。孝子視其貌頗類已。因詢其家

世名字。皆合。實父也。輒長跽抱泣。舌舐其垢。扶將上堂。或戲指之曰。此而父也。其人無衣。以蓆蔽體。卽役於官。洗沐着縞。觴豆遞進。親奉七箸。窺者盈戶。皆爲感泣。數日着敝衣。身代力作。衆悅其孝。爭爲代備。居月餘。散金諸徒。營子母錢。爲久計。衆益德之。而已負父從間道遁去。久之始覺。或欲追之。衆曰。還則明歲倍償金矣。何追爲。歸家雙白偕老。至大孝。耳菜

李賓之事父極孝。雖位至公孤。周旋承順。畧不少怠。公飲酒不多。然遇酒邊聯句。或對奕則忘倦。嘗終夜飲酒。歸。其翁猶候之。賓之愧悔。自是赴席。誓不見燭。將日晡。必先告歸。菽園雜記

諸大綬修撰滿考。是時生母陳與後母金。金在邸。而制不得兼封本生。則疏請馳封。肅宗許之。當庚申春。乞假奉兩淑人歸。陳淑人卒於途。制又不得服本生。而公衰經疏水。竟三年。然後赴闕。則閱假限兩歲矣。當事者矜其情。為請於上。凡為人後者。皆得服其本生。著為令。嗣是廷臣得馳封。及服本生者。咸推公錫類云。玉堂叢話沈青霞君鍊少時。君父翁睽其室。走京師。誓終焉。其後君舉於鄉。入京。悉要其鄉人。為供具。長跪請歸其父翁。哀痛慟號。路人無不灑泣者。父翁遂感慟。亟命歸駕。翁嫗相敬如初。徐文長集林天祿者。年十三。以割其肝。愈母疾。無何天祿亦隨其

母逝。復有黃道祿者。母有疾。割肝奉其母。疾旋愈。與天祿事同。其年齒差相若。然尤有甚焉。道祿之父。後其母二年。忽遭疾。以啖其童子肝。疾亦愈。適遇臨海大中丞王公行鄉約保甲法。整飾甚具。民間有毀譽。罔不報聞。於是三老率更以狀請。中丞公謂其孝可風也。亟大獎賞之。用騎樂導行閭井間。割編籍之羨金以餼之。曹能始集

王生世名。武義人。父良為其族俊毆死。已成訟。而傷暴殘。父屍。復自罷仇。從族尊者之議。割畝以謝。則受之。而歲必封識其畝。血藏之。人不知也。仇以好來。亦好接之。不廢禮也。而已陰鑄劍。鏤曰報仇。自佩矣。其繪父像。亦

繪持劍者在側。則已也。人問之曰。古人出必佩劍也。凡四五載。得遊泮。而兼抱子矣。始謂婦曰。有此呱呱。王氏之先不餒。所以隱忍而至此者。正有需也。今固死日。上有太夫人。下有嬰兒。責在汝。遂仗劍出。斬仇頭於蝴蝶山下。歸拜母曰。兒死。父不得侍母膝下矣。盡出其所封識之值。及劍。自造縣請罪。是日邑中無不人人髮豎者。尹陳君傷之。令且就閤室。以聞於諸大吏。諸大吏以屬金華尹汪君大受。決之。汪君廉得其狀。益用恹俾。曰。法必觀其父屍。父傷重。則子罪緩。蓋欲生之也。生曰。始惟不忍暴殘父屍。故自死。不然。仇死耳。豈有造罪彌天而復失初志者。何愚也。今日宜自殺。造邑庭。來受法耳。但

母恩未斷。斬歸別母。汪君從之。歸而身隨之。猶欲伸法。如前議。生友兩邑諸生數百人。皆愆慝之。曰。必如議。乃生。已不食。觸堦死矣。兩尹皆爲下泣。諸生哭聲震天。當生之飲。恨於嘻笑。而誓必報也。他人不知。婦俞氏獨知之。曰。君能爲孝子。妾能爲節婦。生曰。女何易其言耶。婦曰。安見女子而非男子者。及生且死。已欲從地下。生曰。已屬汝堂上。裹中矣。何死爲。婦曰。爲君忍三歲。逾三年。非君所能禁也。逾三歲。婦果絕食死。始其家欲以生柩歸室。婦不可。至是以雙柩出合葬焉。直指馬君以其事聞於朝。至下旌門之詔。曰。孝烈。耳談。

王侍御復齋公嘗買妾。困於妬妻。公出按時。幽閉一樓

上。餓且死。妻子毓俊甫八齡。給母曰。餓死人。人謂不賢。不如日食以粥湯一盂。令其徐徐自死。可緩謗也。母從之。而俊陰以小布袋藏麵食魚肉。乘粥時食之。得不死。逾年。生一子。侍御潛育於張總兵家。及侍御卒。俊撫愛其弟特至。座右編

崇禎乙亥元夕。流賊犯鳳陽。已及司李南昌萬文英之署。急索李官安在。公子元亨。字爾嘉。泣謂父曰。吾不得復事吾父矣。急着青衫出。大呼曰。死賊。索官何爲。我乃官也。賊遂厲色罵之。公子罵不絕聲。賊首怒甚。嚇命旁賊加刃。公子死。賊以爲此官也。遂置文英而去。遺愁集明太宰楊媿。海豐人。事母孝。春日爲村裝纜母夫人。負

之背。迤邐花叢。歡娛竟日。母終年一百四歲。長山大司寇李化熙。亦以老母在告。嘗侍世祖於便殿。上以孝諭羣臣。化熙趨進。泣奏曰。臣有母老。願乞終養。上不能屈。遂允歸。康熙壬寅。太夫人九表。親友拜祝。太夫人答拜。無衰容。又八年巳酉。公薨。又四年癸丑。母夫人薨。壽年一百一歲。嗚呼。司寇以母老歸養。乃不能葬親。而反爲親葬。終養之私。亦鬱鬱地下矣。上賜建百歲坊。標曰一品百齡。鄉里榮之。前有楊母。後有李母。梅廳小史

祝世喬。字子遷。江西人。方襁褓時。父神谷遠遊久未歸。世喬年十五。獨行尋父。歷楚及秦。數瀕危殆。先是楚有

楊某者。德神谷瘵其疾。思報之。及見世喬。亟欲妻以女。世喬泣辭曰。父尚未見。敢言妻哉。遂辭去。而秦西山高地寒。值嚴冬。數瘵無完膚。自分必死。久之乃遇父於鞏昌西和縣。父子相抱而泣。觀者咸爲酸感。奉父至高陵。始卜室焉。世喬雖在窮途孤旅。讀書不輟。遷入黌宮。後以選貢授南康通判。佐郡有聲。移家隸籍咸寧。陝西通志

徐如珩。仁和人。性至孝。母抱危疾。不可救藥。如珩焚香告天。剪左股以進。母曰。此藥有味。再持來。而如珩已昏暈。不能舉手。妹憐之。割股如其兄以進。而妹更痛楚。且暈矣。母曰。有味。再持來。妻楊氏。割股如其夫。以進。母口

只此足矣。病卽愈。

臣鑒錄

吳次魯。年五十餘。僅一子國彥。已受室。彥自念孱弱。欲父更舉子以爲宗祧計。請於母。母語次魯。魯曰。貧家有子足矣。安用多爲。母子乃私罄衣飾餘贏。置一妾。比入門。羸然病婦。醫云不治。但亟賣猶可得值。母子乃令原媿改遣。議已成。次魯知之曰。我旣爲人誤。安可復誤他人。且此妾在吾家。猶可望生。一出吾門。萬無生理。所得不過十金。安忍棄之。竟爾其妾。且實告買者。還其直而去。妾自是病愈。平復如舊。復得子。座右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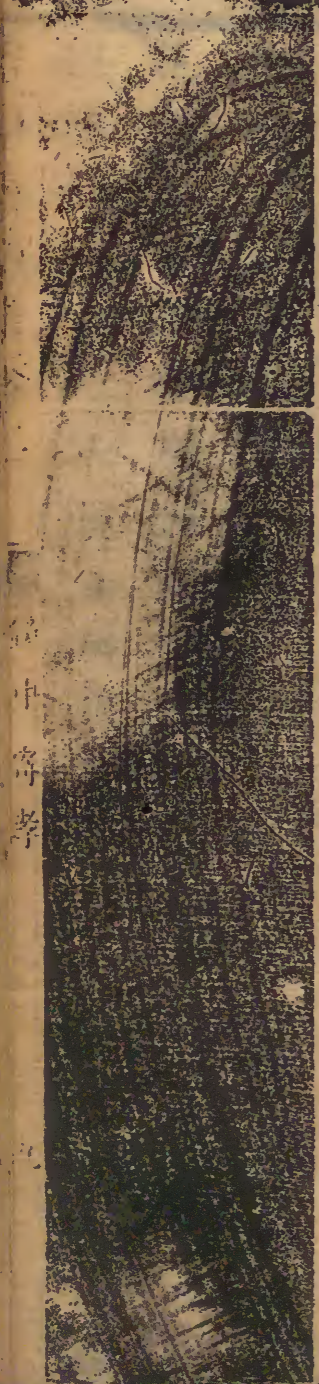
汪存。歙東關人。事父極孝。常隨父商舟歸。宿邑之汝灘。天未明。父捨舟先歸。人言前路多虎。存不待飯。冒雨雪

追四十里始及。父果遇虎山。厥存立告天曰。願虎傷已。毋傷吾父。虎遂去。續耳談

尹童四孝。歛上豐尹氏子也。長夢炎。次夢昌。次夢呂。景少者曰夢友。俱為童子。母病瘵。四子哀號累日夜。炎昌乃謀藏小刃。私語翁縛臂。令代之割。皆曰。均母也。有一不割。是可忍也。惟友少。可掩而圖之。友不可。謂兄必先我割。我乃無號。遂伸臂交割。夜寂無聲。凌晨炊一糜。投臂肉其中。母飲而甘之。父旋覺。加詈焉。路人皆為流涕。耳史

高起鳳。陝西淳化縣生員。家貧甚。崇禎五年二月。流賊至。擄其繼母秦氏。並妹荆媪以去。生即馳赴賊營口。吾

父年高。倘必奪吾母與妹。則吾父不保。賊曰。得二馬贖之。生竭蹶求得一馬。賊止。還其母。乃與妹訣曰。我去。汝即死。賊聞之。遂遮道不放。欲并謂為書記。且曰。汝能勸妹順我。當惟汝所欲。生大罵不從。賊擲刀推殺之。於是百計誘脅荆媪。媪義不受辱。大罵求死。賊悅其色。猶不忍加誅。割髮裂衣以恐之。媪略不動色。仍罵不已。遂被殺。時年十六。其父高一金。收屍瘞之。巡按吳雅疏請表揚。崇禎長編



齊建元中旌表武陵范安祖五世同居元張闈延安人
八世同居家人百餘口無間言日使諸婦女各聚一室
爲女工工畢歛貯一所無私藏幼穉啼泣諸婦見者卽
抱哺不知其孰爲己兒兒亦不知其孰爲己母也蘇譚
花綱十一世同居傳至花時發克其家旌爲教授類纂
花德初字孟仁奉化人四世同居百口其妻二人從

鏡中奇

悌

花底啼鶯天邊分雁雖賢者亦復不免古人謂
孝衰妻子於親且然况手足乎最下免闈墻進
而推產進而同居至數世十餘世斯爲得之
齊建元中旌表武陵范安祖五世同居元張闈延安人
八世同居家人百餘口無間言日使諸婦女各聚一室
爲女工工畢歛貯一所無私藏幼穉啼泣諸婦見者卽
抱哺不知其孰爲己兒兒亦不知其孰爲己母也蘇譚
花綱十一世同居傳至花時發克其家旌爲教授類纂
花德初字孟仁奉化人四世同居百口其妻二人從

子十一人。以其資產均分。全上

余兄端。宰撫寧時。有楊氏三兄弟。長年九十二。次八十七。其季七十九。同氣和睦。未嘗分爨。兄嘉其義。延之賓筵。一時傳為盛事。休邑明經汪紫滄。暨弟汪晨。俱剖雙臂調父藥。康熙壬申冬。晨病。其七弟日昂。從割股肉烹藥進晨。無效。時治樽車。八弟日昇。即以匠人巨斧。截中指烹藥服。晨終不治。里人咸謂以弟救兄。血性真摯。前人所無。

洪武年間。有兄弟二人。其伯兄坐法當死。二人自縛午門前。願以身代。上問故。二人對曰。臣少無父。非兄不至今日。故願以二人贖兄命。上疑其非誠。許其代而陰戒

行刑者試其人。如有難色。即之。二人歡然延頸待死。既弗果殺。止嗟異。赦其兄。御史大夫陳寧持不可。其兄竟死焉。

明初。寧汪彥光。彥禮。兄弟。翁睦。光五男。禮僅二男。父遺。彥禮。將祈箸禮曰。吾兄弟十分。吾兒信有餘。五侄薄矣。彥禮十分之。里人高其義。居。

鄭。彥浦江人。自其七世祖琦。教子孫率訓唯謹。世其。不別籍。八因號其甲第曰義門。太守旌之。賜以扁曰。天下第一家。彥禮已十一世。太祖卽位。聞其名。召至京。問之。曰。汝何名。天下第一家。對曰。臣合族其。彥已八九世。本府知府以為可以激勵風俗。遂建造牌坊。而賜以

扁名。然實非臣所敢當也。上曰。汝家食若干人。對曰。一千有餘。上曰。一千餘人而同居。世所罕有。誠天下第一家也。遂遣之時。馬后於壁後聽之。太祖退。后謂曰。陛下初以一人舉事。致有天下。鄭濂家致千餘人。使其舉事。顧不易耶。立驚悔。即命中官復召人。問曰。汝處合族。亦有道乎。對曰。無他。但不聽老婆言耳。太祖大笑。迺命南進香梨。遂以二枚賜之。濂以雙手擎梨於首。甚出。上命一校尉嚼之。至家召族人立兩傍。命嚼首。請恩分食之。太祖還。太祖喜。復有人怨其家與權。惟道。上曰。無足也。誣之耳。華志

中吏部尚書王與奏臣例當廢子。然漢中沂切中

進士。次子洛年。幼學淺。惟姪稟。騰生澄。粗已成材。乞送監讀書。從之。文獻通考

沈奎子騰蛟。能孝友。奎晚生子騰龍。析箸不及蛟之半。使之父事蛟焉。奎卒十年矣。一日蛟召龍飲。割已之半予之。妻子不知所出。徐曰。此吾先君不言意也。海鹽志

畢構為四川廉察。有兄弟爭財者。構呼其兄弟三人。以人乳食之。訟者感泣而止。又馬恭敏公作守。有兄弟老而爭產不休。公取庫中一大鏡。令兄弟同照之。見面龐相似。鬚髮各皓然。悟而泣。交相讓出。皇鑒錄

上海劉銑坐法被繫京師。其弟鈍。陰祈守者代兄。令得一見家人歸死。鈍既代而銑歸。給其父母云。已得赦歸。

鈍以客死。鈍繫而兒不至。士大夫皆知其寃。為餽飲食。久之赦歸。扣門。家人驚以為鬼。母泣曰。兒餒欲求食。吾自祭汝。勿怖吾也。鈍哭。歷歷具言不死狀。乃納之。銑聞逸去。鈍生二子。玉璵。璵進士。建寧太守。王子袞。汀州通判。袞子兆元。懷慶推官。勇。幢小品。

連江楊氏。六世同居。旌義門。有韓崇者。承其後。尤孝謹。子孫互相乳哺。家雜化之。互哺其子。初年七十餘口。季年倍之。用儉以裕。構宅三十六年。無哭聲。僅一老婦人歿。崇率子弟拜禱。須臾死婦復活。活十二年卒。家無喪者。四十八年矣。崇卒。年九十一。卒時里有鼓樂聲。有夢請公為福寧地王者。連江令章武聞其義。去七十里。行

至其家視崇。崇在田。子孫兒童出見。武賜楊梅食之。羣兒班立。序啖。惟謹。雖至少者不紊。武歎美而去。全上。

隆慶年間。潞安府長治縣民。仇火仇塙等。一門合食。六世同居。一世仇鶚。二世仇朴。三世仇勳。四世仇堦等。五世仇承教等。六世仇崇儒等。男女數百。悉聽其長約束。巡按賀一桂。題請旌表。全上。

余幼時。一遊方道人。趺坐館門化齋。呼余曰。汝來。汝富貴壽考都有。但聯眉。兄弟不和耳。歸按之。旬餘。復長如初。子因拜首誓天曰。兄弟不和由我。我終生敬愛推讓。安有乖戾。跪泣再拔。此後眉永不聯。

水部張克文。隆慶丁卯。與弟計偕至桃源。弟病革。未殮。

恍若有神。繞舟呼曰：是人且不死。關公以王孫友愛，故來報爾。水部因昇第，屍徙置野廟中。走禱關公祠。五日，屍尚不變。凡十有八日，復甦。水部名克文。戊辰進士。終比部郎。弟名堯文。癸未進士。任衢州道。新淦縣志

嘉興殷原善，兄叅政近仁。夫婦卒廣西，所遺三男一女。原善至壯不娶，以身撫諸孤。親友問之，原善曰：娶為後也。有諸孤在，娶復何益。彭比部集

河兆三，山陰人。弟出採薪，虎突至銜其首。兆三呼號奔救，以篠擊虎，虎遽舍之去。弟乃得生。兄弟為樵十餘年，稍有所儲。兆三曰：我老矣，當為弟娶，以延宗祀。若有子，即吾子也。於是弟遂娶生子，而弟死。弟婦悍，不能奉事。

其伯兆三不免凍餓，亦無悔云。湧幢小品

其山此三不道東嶺亦無辨云。應神小記

鏡中寄

義

匹夫匹婦一節可傳君子多之為其足風世也
古道日遠誰為中流砥乎雖解橐傾貲好行其
德要亦未可劬而輕之

方孝孺在宋濂門為高弟子。濂後貶蜀。每私居念及。或
見其手跡。或談及濂事。輒涕泣。既官漢中。其家不能存。
言於蜀王。厚撫卹之。莫在夔。每舟次夔。必往祭奠下。慟
哭移時。乃去。玉堂叢話

天順八年。流賊攻城。教諭鄭嚴。訓導陳普。家屬為賊所
擄。諸生溫亮。泣謂同列曰。平日所讀何書。忍令二師全

家被擄乎。同儕陳敬慨然。罄家資得二十餘兩付之。亮
誓獨行。四晝夜。方達賊所。賊脅以危言。亮不為動。竟得
二師家屬而歸。清遠縣志

夏相國言。六十未有嗣。崔夫人者。河間良家女。事公有
孕。而公被禍。初公出幣。與縫人趙金五製衣。展幣得金
一笏。獻之。公嘆曰。縫人。賤工也。乃有士君子風。遂錄於
門。令司公服。崔夫人將就館。私計曰。相國禍福未定。倘
生男。必有嫉我者。諸僕中。金五為眾所推。知其可托。出
黃金九兩。銀五十兩。謂之曰。相公一縷之繫。在吾腹中。
幸而生男。不能保無妒者。爾其慎為之。持金去。金五本
三門里人。與其叔趙七二。四二。預置田租三十石。牛一

具為保育計。及孤兒生於忠禮書院三日。張氏馬氏稱
欲抱視之。自書院携入城中行館。以糞末塞其口。不死。
以絮塞其口。又不死。前有益池。棄水中以去。幸水淺。不
能殺。金五乘間竊出。給曰死矣。私置僻處。以米汁飼之。
又以棉裹核桃膏置口中。以防其啼。越三日。付其二叔。
接抱以去。報曰。死兒埋矣。諸妒方相欣慶。子既出虎口。
趙氏之戚。程念七妻董氏乳之。越六月。忌者方覺。大怒。
召金五。以必殺兒為約。責限以須。私與程夫婦商其事。
二趙亦來。五人相向泣。共謀曰。此有徐念八者。謹厚人
也。無子。而生女。又死。遂以孤托之。由是隱秘愈密。金五
又反命曰。吾殺兒。盡奪程氏乳資。租牛歸矣。忌者濩信

之。在徐四年。徐病死。妻將他適。勢不能俱。遂送入清涼寺爲僧。久之。趙四二知事難終。民自出舉首。夫人曰。此吾家事。何用煩官。乃召其支屬長老中陽公而下四人。外黨葉吉。周洎。府縣庠儒。不期而會者三十餘人。越二日。先後預知接遞。及乳母程董皆集。里排胥史。羈城內外聞而至者且萬人。衆口同聲。自相申辨。既見孤曰。爾耳頤頤。相公也。體格動靜。崔夫人雖死。夫人父則存。何其貌之似也。是日三門里。趙徐祝三氏。雜居人民。初送投清涼寺。耆老九松而下三百餘人。皆從兒入見。羈公曰。遠近翔集。闕塞街巷。平生稱快曰。相公復生也。羈公曰。異哉鬼神之前知也。疇昔之夜。吾夢城中簫鼓喧闐。報

送殿元。披錄視之。狀元名道先。其父前科進士也。因問于何名。曰尚未名。羈公曰。卽以夢中字命之曰先承。從其序也。其時孤年十有五。保孤記

王環者。曾石塘銑之僕也。銑臨西市。作詩曰。袁公本爲百年計。晁錯翻罹七國危。功雖未就。其志可哀。環滄州人。本回回種。虬髯鐵面。負膂力。善騎射。曾聞其勇致之。幕下。俾教射。被逮時。泣謂其下曰。上怒甚。死自吾分。願吾妻子奈何。流落邊鄙。爲蕭中。椿平環聞亦泣曰。公無憂也。某力能致之歸。曾既被判。妻子安置城內。環乃以小車載夫人。與其二子。從問道去。環曰。則其湯粥。夜則露宿邸舍外。間關數千里。不懈。後遇赦歸。維揚。酬之金

帛。不顧而去。環能書。給事陸錦衣家。陸遇之厚。改給事朱錦衣家。以壽終。湧。懂。小。品。

金養者。王華僕也。嘉靖中。倭寇至。華族女婦數十人前。逐。賊望見逐之。眾大窘。養麾之曰。主第走。養能捍之。即扼橋格賊。白及如林。獨以孤挺出入死鬪。良久始生。而主人遠矣。王氏既免。思養功。欲祠之。而竟不果云。全上。張禮。劉養正之僕也。養正方與寧庶人密謀。禮心憂之。常于屏處哭諫。不聽。有方士言長生者。館養正所。養正北面禮信之。夜定。僕走其所。叩頭言。願有請。其人曰。若豈欲方術乎。對曰。非也。因流涕言。今吾主與寧藩通。異日必及禍。禍不小。而諸人無能為言者。今獨信先生。竊

觀於往來。為主所禮敬。無踰先生者。殆天以先生悟吾至也。願先生為一言。毋附寧。其人乃大驚。晨起去。不知所之。後養正死獄中。禮收屍葬之。為木主懷以歸。尋簿錄養正家。禮願從。吏逐之去。曰。我主母。乃行。吾家人安得去。徒跣京師。覬其妻獄中。妻死。奉屍歸。合養正葬。歲輒上冢。哭而祀之。全上。

石首王之誥。與張江陵連姻。觀其口橫。力辭歸。江陵籍沒時。眷屬閉一空室中。藥餽不至。公獨載一舟。實薪米魚菜以給之。曰。彼有罪。與否。我不敢知。聊以盡姻戚情耳。是時眾方掉臂不顧。公獨拳拳如此。遺。慈。集。明吳寬為修撰時。有同年賀恩。寢疾。將不起。欲易質。託

於公之旁廡。公卽掃室請遷。及卒。奉殮於中堂。使子衣
衰以答弔者。又故人之子。有事於京者。書託公主之。久
而有疾不起。爲棺殮。及殮。帳有輸官銀若干。盡喪於媚
家。公爲如數償之。遣人送喪歸。又尚書徐晞。少爲工筆
吏。縣有卒伍補謫發。誤勾攝。欲公脫之。夜飲公于家。以
他事出避。其妻有美色。令勸酒以悅之。公不留。明日抱
案已脫勾。且語其人曰。吾昨歸。恐汝疑。故速致此。鄉人
服之。後爲兵部郎中。一員外郎。每於吏必慢罵。遇宿署
待公不爲意。其人卒於官。親爲殮。且厚賻之。數年因其
邑令。照拂其家。公之子以廢官尚寶。孫中書舍人。亦致
通顯。客中閒集

涇陽王者佐。中萬曆癸卯鄉試。任高陽知縣。曾遇福建
人黃賓卿。被盜劫。哭泣欲死。者佐凄然憫之。則銀二百
兩。國初。黃賓卿爲遊擊。鎮守江口。而涇陽陝西商人四
百名。時以爲賊。命賓卿殺之。賓卿感者佐之恩。不忍殺
其同鄉。盡釋之。後四百家俱登門謝。又有韓霖貸銀伍
百兩。因霖死遠鄉。視歸。焚其券柩前。陝西通志
陸孟昭。送客出門。偶見丐者於道。孟昭熟視。令人引進。
語友人曰。此絕似吾少時友。詢姓名。果然。卽持其手曰。
子何貧至此耶。遂令沐浴更衣。與其飲食者旬餘。友感
謝。辭去。孟昭親送至一室。曰。吾爲子置此矣。器用俱備。
又米十石。金十兩。聊以此爲生。毋浪費也。臣黎錄

閩象南爲德。多自隱諱。或假名他人。江西暨浙江。遭變亂。婦女橫被掠奪。建昌一府。至八萬人。聞丙辰秋。有山陰善士虞心影者。奉當事命。挈難婦八十餘口抵揚。募人贖之。象南捐一百六十金以倡衆。衆得百餘金卒事。餘十三人。贖無所出。象南偶值其姻巴君雲扶於浴堂。因募之。立捐二百金。十三人者。夫婦皆得全。其八十餘人。象南皆陰給錢米。俾存活。人罕知者。魏叔子文集金陵江某。養豪俠。不擇交游。忽爲叛案所供。被捕獲。武進許新字頴長。上元諸生也。素與江善。欲救之。曰。子所犯。非凌遲。卽斬。吾不忍子。吾弟保子不入縲纆。子急逃。吾卽坐罪。亦不身首異處也。江果逃。後追保人入官。許

曰。生員不知其謀叛。一時誤耳。官亦義之。果得不死。事解。見江無德色。樗鄉集

京師魏孝廉琦。與山東毛相國東堂公交最歡。當相國歸。寄箱二隻于家。孝廉卽命置堂廡下。亦不知所貯何物。至十四五年。相國卒。孫來襲蔭。始索之。問箱在何處。孝廉指廡下示之。孫意棄擲若此。必無長物。旣發。內貯金千餘兩。亦有劄記其數。並謂山俸賜之餘。無不大駭。孝廉曰。若知內有此。卽置秘室。吾臥不穩矣。耳談

孫明。丁尚書汝夔之僕也。尚書坐車斬西市。仲子懋正謫戍遼陽。明從焉。居半歲。懋正死。無何妻復死。遺一子。方五月。明日夕涕泣。抱兒往村媪丐乳。或市牛羊酪哺

之。每臨司行部至。輒哭訴冤狀。淚盡繼之以血。當事者
憐之。為脫其籍。得歸。問關數千里。晝負兒且行且泣。乞
寧。已不食。不令兒餒也。夜宿。輒擇溫燥與同臥起也。間
月始得達家。事兒如事主。仍追理其遺產。為族戚乾沒
者。白之官。出入具一尺籍。及長。悉以付之。仍孑然一奴
也。兒名繼志。得為邑庠生。明以老壽終。湧幢小品
丹陽李某。市販人也。與生員賀馨薦交。賀有僕素無賴。
惧罪走投閩藩旗下。藩移檄江南撫院。追僕妻并誣以
附寄財貨若干。實無有。賀驚惶無措。平日知交不一視。
李獨往省慰。且為賀決策曰。聞閩藩朝覲回。道京口。須
親控之。乃解耳。賀書生素恇怯。辭以不能。李慨然自任。

曰。我當代君。遂具呈以油紙束于腦。伺江口。藩巨艦過。
李大呼冤者三。不之采。遽躍洪濤。藩命撈起。知其訴冤
也。怒喝曰。何不控有司。遂縱之。後艘中。李素工琵琶。善
小曲。適藩下侍衛羣聚酣飲。挾箏琵琶。以侑觴。李曰。我
頗能此。何不解我縛。為諸君奏一曲。從之。音調凄澀。可
以泣鬼。眾大喜。以勸觴之。訊以何言來訴。告之故。遂為
代白之。藩藩曰。易易。當與僕來正之耳。李哭訴曰。今事
在撫院。差役臨門。奈何。藩憫其情。遂作檄付之撫院。
事得解。絕口不言勞。博雅集

名書數充。過失。潛擄於府治大門外者。鍾得書。嘆曰。彼欲沮吾薦。正欲速成亮名耳。遂奏亮才學可用。召試授吏刑二部司務。轉監察御史。懸笥項探。

湖州慈感寺前。橋曰潮音。水濤則有蚌浮水面吐珠。人皆見之。每風雨。即有蛟龍來攫。承樂中。夏中靖治水。至湖宿寺中。夜有神照衣白裏。率一美女來見。公不為動。徐訴曰。久宿於此。歲被隣豪欲奪吾女。若得大人一字為鎮。即彼懾伏。永不敢動。公書一詩與之。中有蚌傾心之句。神拜頷而去。未幾。公至吳淞江。有金甲神來訴曰。聘一鄰女。已久。無頓賺大人手筆。抵塞不肯嫁。請改判。公張目視之。金甲神甚怖。冉冉而退。公因悟曰。是矣。慈

感蚌珠之仇也。牒於海神。次日。大風雨。震電。有一

於錢溪之北。勇。離小品

鄭莖性至孝。為陝西臬司副使。有聲。其父家教至嚴。嘗以俸易一紅褐寄之。父大怒曰。汝掌一方刑名。不能洗冤澤物。乃以此不義之物汙我邪。即封還。以書責之。莖欲見其父。不可得。以父為教職。居閒。因秋闈。需典試者。謀於僚友。往聘其父。父怒。復以書請讓。莖捧書跪誦。惴恐無地。後為府尹。益勵其操。歷進兵部尚書。卒。死。土木之難。率。左編

莆田翠渠周公瑛。知廣德日。有道士作法。能使童子自舞。公摘樹葉置童子懷中。戒之曰。汝第舞。但樹葉落地

管汝矣。於是道士百計作法。童子凝然不動。蓋童子心以守業為主也。以是見人心有主。則不動。仰山脞錄吳希賢拜檢討。預修英廟實錄。有貴家子冠姓者。密以賄丐希賢致半詞於其父。希賢拒之。曰。苟為此。他日何以見董狐於地下。玉堂叢語

世稱丘文莊不可及者三。自少至老。手不釋卷。好學一也。詩文滿天下。絕不為中官作。介慎二也。歷官四十載。僅得張淮一闈。邸第始終不易。廉靜三也。全上錢鶴灘請告。門生有守維揚者。遣使迎公。越期不赴。後始一至。諸大賈爭先迎謁。公曰。病夫來看廣陵濤。差有起色。并一問瓊花消息耳。無心跨鶴也。遂潛去。太守追

之不得。座右編

都御史楊公繼宗。居憂時。閹宦汪直。以權幸延攬名士。聞楊公治郡名。往弔。公衰經於墳所。直趨至墳所拜起。手捋公鬚曰。比聞楊繼宗名。今貌乃爾。公曰。繼宗貌陋。但虧體辱親。未之敢也。直不復敢言。直時威震海內。不

屈者公一人耳。後渠雜識郭威襄公家居。簡靜好讀書。天文地理。靡不通曉。教訓子孫。以儉素力學為務。時公卿多置田產。公獨不治。上問之。對曰。臣一布衣。荷陛下寵靈。叨有封爵。子孫衣食餘饒。安敢增益。俾生侈心。上善之。嘆曰。廷臣若郭登之忠誠朴實。諸人不及也。地吉錄

薛文清爲御史時。每至三楊門。止投刺而去。三楊慕其爲人。恨不得一見。後訪於朝班中。誰爲薛御史。始識其面。王堂叢語

予由交城令。以平寇功。陞部屬。服闋。赴補。寓家掌科。兄爾合邸中。未出門投刺。魏少司農象樞。過兄邸。闕者辭曰。家主衙門未回。魏公曰。我非拜爾主人。我欲識我司官面耳。步入門。直進後園。予衣冠出見。坐未定。公笑曰。老父母爲敝省建不朽功業。學生以爲年大矣。今見丰采。深爲朝廷得人喜。茶未獻。卽別。絕無一語寒溫。及補戶曹。九卿會議時。堂官派予與余公。國柱主稿。未上班。陳少宰敦永。忽高聲曰。誰爲吾鄉

一。贛天羽者。梁大農清標。笑指予曰。此君是。少宰欲容起。揖曰。弟今日方識荆也。李相國蔚。謂大農曰。天羽老成練達。浮沉郎署。我輩不能辭責。大農致其語。予對曰。司官練而不達。老而無成。得半止耳。

張曷。字仲明。慈谿人。成化中以進士治鉛山。邑有父子訟者。繫於獄。諭以天性。旬日出之。父子相持大哭。抱頭去。邑故多淫祠。民有以腐肉繫大樹杪。鴉群噪盤旋其上。因以爲神。一時趨者成市。候伐樹乃止。有妖巫挾魔魅之術。歷殺多人。公鞠之。得其情。撲殺。投諸瀕諸淫祠。不在祀典者。悉毀之。山中有寡婦。子以採薪爲虎所傷。公以朱書尺一齋戒。約城隍五日內。必驅虎伏辜。不然。

廟當毀。果有二虎如約來。侯曰。無辜者去。其一虎遂去。一虎伏於庭。侯善射。引滿三中。其首殺之。有民白晝忽為雷所擊。乃鄰悅其婦。利夫之死。偽為雷神。公廉其實。置之法。後以治行。徵南臺御史。民尸祝之。聞其子孫代有興者。二酉日錄

孫繼先。孟縣人。以御史憂居。嘗乘馬之里社。逢路人。指公前有緋衣婦人。却行去。曰。孫御史來。吾不敢過。蓋縣界。公馳馬即之。入於牛羣。迄不見。明年。民病頓瘳。自山以西死者數十萬。獨孟不被疫。人以此甚奇之。禹幢小品

羅念菴父諱循。字登善。嘗如白河。泛商舟。泊襄陽旅舍。

有來奔者。佯若不論意。促之出。曰。此非子宜齋也。其人吐實。則忿怒。脫走。出棧道郵亭。亭長告曰。惡地不可留也。時已昏黑。不得已居之。夜半戶開。月色中美女婷婷來坐榻上。意其奔也。不之答。遂熟寢。少頃從者作豎語。起問之。已為鬼所侵。返視戶。戶固扁也。明日。告亭長。亭長曰。此妖殺人多矣。而莫能動公。公福德未可量也。全

邢如約。臨邑人。有度量。俗忌三足蟾。見者不祥。邢幼從群兒之塔莊。獲蟾。挈擲良久。釋之。卒不為祟。一日雷電風雨晝晦。有神人長十餘丈。冠黃金。朱衣。白簡。鬼物從之百數。麾幢鼓角。震耀耳目。邢匿牀下。神人曰。當生者

生當死者死。君何藏之深也。示之符。雕篆字隱隱見。若富貴壽考。大昌厥後者。稽首謝。歷三日。硫黃氣滿室中。朱書龍蛇狀。盈几。不可識。夏日。與友之宿安店。月明熟臥。忽有聲若雷。從地起。友人墜榻下。邢臥自如。全上王海日華。十四歲時。讀書龍泉山寺。舊有妖祟。富家子數人。豪俠自負。莫之信。素侮寺僧。移入信宿。妖作。多有傷者。寺僧因復張皇其事。衆皆失氣。狼狽走歸。公崔留居如常。妖亦旋止。僧咸以爲異。假妖試之。每夜分。輒登屋號嘯。或投瓦石。撼臥榻。或乘風雷雨。雷電之夕。奮擊門障。僧從壁隙中窺之。方藥燈端坐。神氣自若。輒私相欺與。然益多方試之。月餘。技殫。因從容問曰。向妖祟諸人

皆被傷。君能獨無恐乎。答曰。吾何恐。僧曰。諸人去後。更有何所見乎。答曰。吾何見。僧曰。此妖但觸犯之。必露怪狀。求勝。吾安得獨無所見。公笑曰。吾見數沙彌爲祟耳。諸僧色動。疑覺其事。因佯謂曰。此豈吾寺中。因過諸師兄爲祟耶。公笑曰。非是。乃見在諸師弟耳。僧曰。君豈親見吾儕爲之。但臆說耳。華曰。吾雖非親見。然非爾輩親爲。何以知吾之必有見也。寺僧因具言其情。且笑且謝曰。實以此試君。君天人也。全上正德時。李西涯於劉瑾張永之際。不可言臣節矣。士惠其私。猶曲貸而與之。幾無是非之心。羅公紀乃李之門人。引大義責之。書云。生違教下。屢更變故。雖常貢書。然

不敢頻頻者。恐彼此無益也。今則天下皆知。忠亦竭矣。大事亦無所措手矣。易曰。不俟終日。此言非與。彼朝夕獻諂。以為當依依者。皆為其身謀也。不知乃公身集百劫。百歲之後。史冊書之。萬世傳之。不知此輩亦能救之乎。白首老生。受恩居多。致有今日。然病亦垂死。此而不言。誰復言之。伏望痛割舊志。勇而從之。不然。請先削生門牆之籍。然後公言於衆。大加誅伐。以彰叛恩之罪。生亦甘心焉。生蓄誠積直有日矣。臨楫不覺狂悖干目之至。李得書。淚下。玉堂叢語

許穀。字仲貽。上元人。嘉靖乙未會元。歷任南京陞尙寶卿。以人言罷歸。仲貽負時名。盛年巖居。三十年不通一

字於政府。縉紳至南京。都造門求見。不一報謝。曰。此鄉

詩。葦里居之法。不敢絕也。日以賦詠自娛。所得賣文錢

投竹筒中。客至採取之。沽酒酣飲。窮日月不倦。年八十

有三。自為行述。甫三日無疾而逝。列朝詩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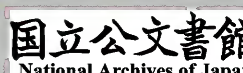
先京御解一本。妖神來就。試曰神在御閣為祟。上歷舉

諸大臣名。皆不懼。惟云送南京海瑞處。則無聲。非非庵錄

魏忠賢。欲招仕籍姓魏者為宗譜。人爭以翁姪之分事

之。惟給事魏大中毀其帖以絕之。助教魏浣初不通名

籍。遂除令曹。世襲錄



葉宗行令錢塘。按察使周新風采嚴重。尤重之。嘗候宗
行出。潛至其舍。視室中無長物。惟飲澤銀魚。一裹。新
嘆息。携少許而去。明日召以食。曰。此君家物也。飲之。至
醉。出三品儀仗。導之歸。宗行辭不許。曰。此位可至。奚辭
焉。時呼錢塘一葉清。非非菴集

宣宗幸史館。撤金鏡於地。命眾取之。學士李時勉獨立
不動。上竊歎。親取袖中餘錢賜之。玉堂叢話

下謙籍其家。惟上賜盥巾袍帶。裕陵追悔。秦絃籍其家。
止黃絹一疋。英宗動色。此清之鑒主上也。魏驥見王振
惟此一疋。振不之較。張泰遺劉瑾止上葛。雖御之而不

蓋。此清之感有人也。說備

張尚青那奇。李公東陽門人也。一日侍坐。有興化守者
亦公門下士。以覲事至京。緘兩帕。四扇。令從吏覬公。公
曰。扇以染翰固可。但多怕奈何。吏頓首於庭。乃啓緘。取
扇而歸。其相。公致政後。遂菴楊閣老載酒肴過懷麓堂
為壽。賜以金。公訝曰。公近亦有此器耶。遂菴有慚色。玉
堂叢話

東山劉公為廣東方伯時。廣中官庫有一項羨餘錢。自
來不上庫簿。舊任者皆取去。以克囊篋。相襲為固然。公
初至。發庫藏。庫吏以故事白公。沉吟久之。乃大聲呼曰。
劉大夏平日讀書。如何遇此一事。沉吟許時。誠愧古人。

乃命吏悉附簿作正支。毫無取。全上

劉東山司馬語蕭聰曰。正統間。先君為御史。在京。有鄉先達過焉。問余曰。汝父在否。曰在道中未回。曰汝母安在。曰適在鄰家磨麵去矣。乃竟趨入。徧視家中所有。遂詣寢室。見床上惟蒲蓆布褥被而已。喜曰。御史所撻若此。可稱其職矣。既去。先君回。余白其事。先君曰。此必鄉先生某少卿也。其為人高脫。中復有縝密。故觀人於所忽如此。遺愁集

史秉直。永清人。築室發土。得銀數萬兩。嘆曰。財者人之命也。何可獨享。遂遍問貧乏。後遇歲凶。出粟八萬石賑饑。未幾盜賊蜂起。復散家貲設防禦。鄉里得全。有司上

聞。賜官立坊。壽九十四。臣鑒錄

壬辰會元林先生春。其父故漕卒。家貧。善養其母。往往至日中不能炊。先生拾穗行歌。無怨色。後官吏部卒於邸。檢之囊中。僅得銀四兩。幾無以殮。可謂終始一節者。大學士張玉陽賞其卷。批曰。布帛菽粟之文。必是篤行君子。張可謂知人已。閒雁齋筆談

萬公士和知饒時。唐先生贈以雙磁罌。曰。夫饒非乏磁。而吾以磁贈。知君不取磁於饒也。公服其言。玉堂叢語嘉靖時。括天下廢寺田。盡鬻民間。士大夫往往藉是占業。葉南巖家居。宦篋蕭然。直指按江右。與葉有舊。欲以百畝餉葉。葉曰。吾平生不妄取一錢。豈因里僧破戒耶。

乃訓子曰。使我居官多積。兒輩競為安逸。計矣。寧肯勤苦自立。正以無可憑藉。不得不加勉耳。寺田何為。又曰。吾老不及見。汝第觀之。異日有以此獲累者。不數年。果下令清查。增價復業。紛紛百出。葉之子孫。超然獨免。座

右編軒輓為浙憲司。四時一布袍。每日惟蔬食。天順時擢大司寇。請告陛辭。上問曰。昔浙中廉使考滿歸家。僅二竹籠。乃是汝乎。公頓首謝。遺愁集

海瑞晉南冢宰。以幣物為賀者俱不受。報名紙用紅者亦以為侈而惡之。鄒元標以青蚨三十文入贖。出諸袖中。海見之喜曰。如此方是。受之。過數日。置酒酬鄒。惟館

四孟。市餅一盤。酒數巡而已。池吉錄

海忠介公瑞。令淳安時。官署中有隙地。課老僕樹禾麥。藝蔬芥。旦夕取白贍。江水之外。無關淳安者。胡宗憲總制浙直。權甚重。家僮過淳安。海無加饋。胡一日語藩臬曰。昨聞海令為母壽。市肉二斤矣。臣鑿錄

樊知縣毅曰。吾歸囊貲僅五千耳。金緡不及一千。王司訓輔曰。勿謂學官貧。吾積俸併諸生餽遺。亦有六、百金。樊意恨六千為少。而五且喜。六百為多。追其後也。樊三子不相容。分異六千金。買田築室。悉與三子。子疑父有餘藏。輒不願養。樊田數畝。自衣食焉。未收而糶。未絲而賣。門無三尺童子。客至老婢供茶。恒戚戚焉。及卒。葬不

成禮。諸孫皆凌替不振。王四子伯仲治生。怒季居庠。同居養父甚懽。暮年惟花竹爲樂。客至留飲。盡懽乃已。無日不開口笑也。子若孫皆置通顯。家聲駸駸未艾。文峰格言

楊東山守吳。其母羅太夫人。嘗於園圃種芋。躬紡績以爲衣。東山月俸分以奉母。夫人忽小疾。旣愈。出所積俸曰。此長物也。自吾積此。意不樂。果致疾。悉以謝醫。則吾無事矣。平居首飾止於銀。衣止於布絹。生四子三女。悉自乳。曰。饑人之子以哺吾子。是誠何心。座右編

李遠菴居官清苦。常俸外不取一毫。鄭曉出遠菴之門。同官南京數年。歲時只一寒溫而已。一日侍坐旣久。有

一布鞵在袖。逡巡不敢出。遠菴問袖中何物。鄭曰。曉妻手製一布鞵。送老師。遠菴取而着之。生平受人物。僅此而已。臣鑿錄

王九臯自遼東還朝。餽送一無所受。內官與同事持明珠數顆。餽之。固辭。內官曰。公於他餽不受。可也。我之餽不受。有死而已。九臯不得已受之。密綴衣領間。人無知者。居數年。內官死。其猶子不敢見。使人召之來。曰。何不買第宅。對以貧。遂解珠與之。曰。值千金。饒置地也。全上

王恕巡撫雲南。不葺僮僕。唯行竈一。竹食籬一。服無紗羅。日給唯猪肉一斤。豆腐二塊。菜一把。醬醋皆取主家給。狀再無所供。其告示云。欲携家僮隨行。恐致子民嗟

怨。是以不恤衰老。單身自來。意在潔已奉公。豈肯縱人壞事。人皆錄其詞。而焚香禮之。後巡撫雲南。回錢塘。吳誠代之。太監錢能。遣都指揮吳亮。迎宴於平曩。亮曰。能問這巡撫比王某何如。亮曰。這巡撫十分敬重公。大與王某不同。能微笑曰。王某只不合與我作對頭。不然。這樣官兒。只好與他提草鞋。秋山偶筆

兩廣流賊亂。廣東副使毛吉殺賊戰死。初吉出軍時。給官銀千兩。克軍餉。委官徐文司之。已費及半。文憫吉死無歸。以所餘銀密授其僕。俾為喪具。是夜僕婦忽出中堂。據正席坐。舉止如吉狀。顧左右曰。請夏憲長來。舉家驚惶。頃之夏三乃起揖而言曰。吉受國恩。不幸死於賊。

固無餘憾。但徐文所遺官銀。已付我家僕。我負汗辱于地。下矣。願亟還官。毋汙我言。畢。忽仆地。少頃婦甦。座右編

吳相國姓云。袁繼成。紗叅。携一僕赴京。予捐俸贈之路費。曰。敢以清俸。用佐廉儉。繼成辭不受。諸生泣送於途。汾州孝廉曹良直為執鞭。送至京邸。范廷輔語予云。袁僉事臨行。簡囊止兩破籠。內同鄉送行銀盃二器。舊員領數套。書數本而已。此外併無長物。學租皆發賑貧生。及置買學田。其清如此。憶記

徐孝祥。吳江人。隱居好學。後園見樹根。一坎塌陷。諦視之。下有石。發啓之。皆白金也。迺收揜之。一毫勿取。人無

知者。幾二十年。值弘治壬戌。歲大歉。民不聊生。孝祥曰。是物當出世耶。廼啓其穴。物皆如故。日取數錠。收糴以散貧人。所全活者不可勝計。物盡乃已。女將適人。惟荆布遺之。而於藏中之物。錙銖無犯。春氣錄張獻忠穀城再叛。日留書於壁以告楚人。白已之叛。總理使然。具條上官名氏。而列所取賄之月日多寡於其下。且曰。襄陽道王瑞旃。不受獻忠錢者。此一人耳。聞者愧焉。明季遺聞

鏡中寄

寬厚

人有市璧者。其廣闊同而一則千金一則五百。以其厚倍也。矯人情而過爲卑。下固自不必若以厚爲繩。終身當以之矣。

崑山王英。洪武初授山東道監察御史。上特命署都御史事。大書敦厚王英四字揭諸殿柱。居鄉尤率易。嘗微服入郡城。時禁庶民服靴。門者縛英。英笑曰。吾官人也。顧取舟中冠帶示之。始得釋。亦不色怒。邑令盛設酒饌邀英。辭之。竟赴鄰翁飯。或怪之。英曰。鄰翁貧。治具不若令之易也。臣鑒錄

或問夏原吉公。量可學乎。公曰。某幼時有犯者。未嘗不怒。始忍於色。終忍於心。久則自熟。殊不與人較。何嘗不自學來。座右編

楊公嘉有厚德。爲景皇帝宮僚。居京師。乘一驢。鄰翁老而得子。聞驢鳴輒驚。公遂鬻驢。徒行。天久雨。鄰垣穴。涸水公舍。家人欲與競。公曰。雨日少。晴日多。何競爲。余水河橋成。詔簡有德者試涉。廷臣首推公焉。玉堂叢語

景泰時。侍郎王偉先任職方郎中。因于忠肅公謙薦。超陞侍郎。未幾。伺于公過。悞。密奏毀之。時景帝信任方專。召謙入內殿。以偉奏授之。公叩頭認罪。帝曰。吾自知卿卿勿憾也。公既出。偉下堂迎。問曰。今日聖諭何事。公笑

曰。老夫有不是處。當爲面言。何忍至此。出奏示之。偉踟躕無地。史補

雍泰字世隆。爲宣府巡撫。歸家訪其舊友王生。時生已棄士業農矣。遇諸塗。謂曰。雍泰乃不念貧賤之交乎。倘不棄予。約期訪汝。至期。生布衣。羶糝。背隻鷄。持瓢酒。至泰以兄事之。與飲必跪。生直受不辭。臣鑿錄

岳正字子方。爲翰林修撰。英宗甚重之。嘗曰。好箇岳正。只是大膽。後謫戍於邊。自題其壁曰。好箇岳正。只是大膽。從今以後。再敢不敢。公性不能容人。或謂公曰。不聞宰相腹中撐舟乎。曰。順撐來。青容使縱橫來。安容得耶。畜德錄

陸五台。掌吏部。朝覲時。考察羣吏。一縣官大呼曰。五台老矣。胡不自休。貪位固寵。阻塞賢路。五台不怒不辯。第曰。少年人。亦不可無此氣概。竟置其人平等。衆服其量。

蘇譚

魏尚書驥。致仕時。往于田。值御史官舟。公岸引纜而行。

御史怪問曰。魏驥。又問曰。蕭山魏驥。又問曰。尚書歸老

蕭山魏驥。御史惶恐謝罪。盜德錄

人有被橫逆而欲報復者。問于葉子。葉子曰。天方助桀。胡可與爭。犬自吠堯。吾則何與。急而擊之。在我多費博浪之椎。徐以制焉。在渠自有烏江之劍。况彼之叫跳。有識者已鄙其狂。而我以安問。無知者亦服其駭。使丙夜

而深思乎。彼之含羞。其將何解。卽終身而不報乎。我之得勝。亦已多矣。此一時曉解之語。可以銷世人許多不平之氣。書肆說鈴

吳公琳入吏部。以致仕家居。上嘗遣使察之。使者潛至公旁舍。見一農人坐小几。拔秧布田。貌甚端。使者問曰。此有兵尚書。其家何在。公歛手對曰。琳是也。使白狀。上重之。復召爲原官。座右編

福建叅政吳昂。海鹽人。少時聞海寧祝先生萃。履方篤行。以員外郎家居教授。昂短褐草鞋。負書往從。就河濱濯足而進。祝先生奇其人。欲試之。曰。生來晚。書舍滿。無所置生。惟一牛屋。幸無牛。生寧得居乎。昂欣然解衣。共

先生家人掃除。受祝先生書。坐牛屋中。日夜誦不輟。冬
夜一敗絮袍。時解與所從老奴更相衣。或周走室中。跳
踊却寒。歲暮歸。祝先生贈米布。要明年復來。除夕上母
壽訖。即走百里詣祝先生所。元旦方啟門。吳生儼然進
謁。拜罷復請受書矣。後昂既貴。聞祝先生死。奔赴喪次
哭踊。執心喪三年如子。海鹽縣圖經

曾文恪公鐸。爲孝廉時。屬遠行。遇雨雪泥濘。夜止旅舍。
憐其僕寒苦。呼臥之衾下。因賦詩云。半破青衫弱稚兒。
馬前怎得浪驅馳。凡山父母均爲子。小異閭閻我却誰。
事在世情皆易忽。思從吾幼未難推。泥途還借來朝力。
伸縮相加莫致疑。今人於奴僕鞭撻屬臂。不啻牛馬。尙

能恤其饑寒勞苦哉。

沁水劉司空公東星。歷官三十年。迭屬布衣。以貴佞態。
一日散步道周。適負販者蹠踏於地。其人呼公起之。公
爲助臂而出。諸淖。行數步。方知爲公。亟回謝罪。公笑遣
之。起漕河日。偶愁門巷。二騎士捧檄至。謂其田父也。揖
曰。掌家何在。公諾而入。使出名之。騎士一見。驚伏請罪。
公曰。無傷也。若安得識乃公。其子用相赴淮上省。止携
兩僕。跨一蹇。旅舍陵侮之。忽見髮中金佛像。謂爲妖人。
執詣豐令。僕始吐實。令爲負荆。謝飾輿馬。麾不受。仍策
蹇而行。全上

阮恕字伯寬。嘗赴長沙善化任。中途宿窮谷間。有商十

寄園寄所寄卷二
數人先在焉。從吏與爭鬪。恕為杖其吏。且慰撫之。吏退
詎曰。有官如此。何以仕為。恕亦不介意。及曉。商來謝曰。
某等麤疎。感公弘量。夜半倘有少喧。官且安寢。恕唯唯。
比夜半喧甚。恕戒僕堅扇以待。俄而寂然。起燭之。殺人
縱橫。乃強寇也。恕以扉掩血。潛出逆行十餘里。平明乃
回故處。官吏捕盜方急。是夕脫命毫髮。人謂寬厚之報
客中別集

宋栗庵纒。為吏部尚書。至長安街。有老婦著面衣乘驢
不下。從者誤為男子呵之。老婦大詬曰。我住京師五十
餘年。見了千千萬萬。希罕你這蠅子官兒。宋至部。語同
僚笑曰。官亦不蠅子矣。此婦人眼孔大。所謂見慣渾州

事也。若深山窮谷人。見一頂紗帽。便戰慄失措矣。座右

憲副金公世龍。謝病家居者數年。一日郝明府以賢士
夫見問。予首舉公。明府不知吳中有此士夫也。夫官至
四品。居城市。而能使郡邑大夫不知名。此亦今時絕無
而僅有者。全上

大宰漁石唐公。致政家居時。出入惟徒步。陳大參良模
說之曰。翁官居八座。年踰七旬。天下大老也。孔子曰。吾
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翁學孔子者。而顧欲過之耶。公
曰。固然。第存楓山先師致政歸。祇是步行。未嘗乘轎。迺
侄朴菴公。名採及竹澗潘八。希曾俱守此禮。吾安敢違

會鶴齡會試日。與浙中數舉子同舟。率年少狂生。談論

鋒出。曾爲人簡默。在坐若無能者。各舉書中疑義問之。曾遂謝不知。衆皆笑曰。凡夫也。偶然預薦耳。遂以曾偶然呼之。既而衆俱下第。曾占榜首。乃寄以詩曰。捧領鄉書謁九天。偶然趨得浙江船。世間固有偶然事。豈意偶然又偶然。嘉山堂外紀

羅念庵每自言二十年苦功。方磨去得狀元兩字。此兩字去。然後可以用世。可以出世。澄心小錄

羅洪先作鼎元時。外舅曾太僕趨告曰。喜吾婿幹此大事。羅面發赤。徐對曰。丈夫事業。更有許大在。此等三年

一人。奚足大事也。是日猶袖米偕何黃二公。聯榻蕭寺中講學。全上

史良佐南京人。爲御史巡西城。而家住東城。每出入怒其里人不爲起。一日執數輩送東城御史。御史詰之。其居首者對曰。民等總被倪尙書誤却。曰尙書何如。曰尙書亦南京人。其在兵部時。每肩輿過里門。衆或起匿。輒使人諭止曰。與爾曹同鄉里。吾不能過里門下車。乃勞爾曹起耶。民等愚意。史公猶倪公。是以無避。不虞其怒也。御史凶善其言。悉解遣之。不問。倪尙書者。謂文毅也。釋史

徐存齊年未三十。出翰林督學浙江。一士子文中用顏

苦孔之卓。徐勣之。批云杜撰。置四等。及發落。生將領責。執卷進云。太宗師見教誠當。但此語出揚子法言。實非生員杜撰也。徐起立曰。本道僥倖太蚤。未嘗學問。今承教多矣。改置一等。道愁集

唐一庵與衆友夜話。將寢。問曰。此時還有事須料理否。衆曰。無。一庵曰。夜寒。吾輩飲酒樂甚。從者尙未有寢宿處。焉得不與之料理。有官人夜飲溫室。語人曰。今冬溫煖。若是時令不正也。從者於門外頓足曰。外間時令却正。自處富貴。可不念人饑寒勞苦哉。聖右編

叅政吳昂家居。嘗駕舴舺入郡城。遇兩措大舟適相觸。奮怒邀昂止。昂布衣。羶帽。局促舟中。舟中又無他供具。逆揣爲農庄人。要挾之。欲令出錢償禮。昂遜謝。乞至西門湯別駕家行貸。至則別駕大驚。顧兩生何得辱前輩。乃爾。兩生慚沮。昂貸錢固償。兩生謝之愈恭。徑歸。海鹽縣圖經

尙書與一孝廉園相近。百計賺之。孝廉一日立券送尙書。後題一詩曰。乾坤到處是吾身。機械從來未必真。覆雨翻雲成底事。清風明月冷看人。蘭亭禊事今非昔。桃洞仙人昔笑秦。園是主人身是客。問公還有幾年春。尙書慚甚。亟返其券。蘇譚

文待詔徵明。性不喜聞人過。有道及者。必巧以他端易之。使不得言。終其身以爲常。春氣錄

江右萬拙菴。謹厚好行德。一生怕見官府。子衣成進士。授刑部主政。公布衣小帽不改。其常。逮覃恩受封。冠帶謝恩。拜祖先畢。卽珍藏之。仍舊衣帽。鄉人訝曰。今受榮封。巾服何妨。曰。此我鏡中面目。我安我山農之分。勿復相苦。世俗子爲官。稱其父爲老爹。每呼之不應。曰。我自萬拙菴。不敢當老爹。故不應。比部奉命恤刑南湖。乘便歸省。有衡陽囚欲脫罪。家屬携重貲。乘起行投轎中。視之千金也。繫其人發黃梅縣。金貯庫中。公駭相謂曰。其人本爲成罪。今羅比。不滋重耶。蓋釋之。比部唯唯。釋其人。還金而去。座右編

王元美爲北部郎。嘗與蔡子木。徐子與。吳明卿。張肖甫。

謝茂秦飲。謝時再遊京師。詩漸落。子木數侵之。已被酒。高歌其夔州諸詠。亦平平耳。甫發歌。明卿輒斲寢。斲聲與歌相低昂。歌竟斲亦止。爲若初醒者。子木面色如土。子與復與子木論文。不合而罷。後五歲。子木以中丞撫河南。子與守汝寧。明卿謫歸德司理。張肖甫謫裕州同知。皆屬吏也。子木張宴備賓主。身行酒炙。曰。吾烏得有其一。以慢三君子。尋具疏薦之。堯山堂外紀

相國朱國禎。萬曆戊戌主會闈。得一卷甚佳。以策犯國楨字棄去。太史陳如岡房一卷。亦以如岡如陵句犯其名見棄。識者每嗤其刻。野乘

順治乙未。余會試已傳。以文中有而不子人以可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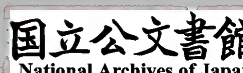
句。犯房官于可托諱。見則已酉。余分校山右。首題先
有司三句。有吉士彙征語。因犯余名。房考棄之。余曰。
勿疑也。果通關節。何以名為第呈堂。余當力爭之。因
獲第二。登榜為文水。闈調鼎。聯捷去。夫螢窗雪案。決
科三場。乃以無心之語。避嫌而棄人才。念及昔年辛
苦。能不汗浹。衡文者念之哉。

歸德侯司成恪。以忤魏璫罷歸。里人鄧生者。姿人也。搆
小釁。詬公。謂若乃養馬。而我職弟子員。冠儒冠。公門下
奴客。忿欲毆鄧生。公大笑。悉召之與飲。皆醉。鄧生乃免。
當是時。忠賢實欲殺公。不已。曾誅死。而公復起為庶子。
鄧生大懼。更詣公。汗浹背。前匍匐謝。公又大笑。掖起之。

徐飲以酒。一無所問。壯悔堂集

李象山先生柱明。滇之阿迷州人。壬戌進士。授京倉度
支。普名聲。賂魏璫。夤官。取同郡印結。公知其反狀。不從。
遂逮獄。普聞之。火其廬墓。居常必糲食。薦草則安。若冬
着綿。米稍白。則病。囊具蕭然。破帽短衣。哇萊金陵。漢西
門。值左轄山東孫肇興。是其年友。騶從訪之。公負鋤不
顧。曰。想另有李柱明。我非也。座右編

江夏賀對揚先生為廣文時。體恤兩明經。寅友備至。諸
生問字者。毫不計修脯。而於兩齋則惓惓諭以從厚。語
人曰。余致敬同寅有故。一與家嚴同庚。一與家慈同庚。
嚴然父母式。臨其上耳。晉秩宗伯。寓所僕從僅三人。皆



諸生時所服役者。其標封字皆細楷。柳公權云。心正則筆正。伊川云。寫字亦有正心誠意之學。先生有焉。在上賀相國致鄉親戚友書中一段云。據今日耳目觀聽。豈不謂逢聖閣員矣。乃逢聖固自有根本不可忘者。高會以上事不及知。先大父大母。前嘉靖乙巳度荒年。三日。俸黃豆一升。歲除一毋雞。易米二升五合。先中憲所刊祠堂對聯。當年雞豆休忘念。此日兒孫勿忘恩。逢聖今日不念。是自絕其祖父母之澤也。先中憲赤貧諸生。授館四十年。每歲正月朔六日始。十二月廿四日止。一領青布直衣。坐處方方一塊藍色。先恭人讓居於嬪。周旋數尺陋室中。下濕上漏。炊爨卽在床前。烟薰眼淚。逢聖

哽咽不能書。今日不念。是自絕其父母之澤也。卽逢聖戊戌館於鍾祥。己酉館於嘉善寺。或禦冬以絨。或六月薦草。癸卯曉揭。則先日絕糧。丙辰報至。則深夜巧酒。今日不念。忽作兩截人。是自絕其子孫之緒也。念之若何。亦曰罔敢作業而已。不作業若何。亦曰救得一物是一物。救得一事是一事而已。救之若何。亦曰服膺先中憲之訓。餓死事小。家中沒飯喫。寧用米磨羹度命。切不可錯動了念頭而已。不錯動念頭若何。亦曰公門無一字之干。本宅無生事之僕。錢糧無分毫升合之逋欠。馬遞水驛。不往索一騎一舟。山塲湖地。不討管一尺一寸。大江上下。無營運裝載之一船。其或非意相加。則力誠子

孫閉門謝過而已。此極猥瑣事。逢聖何臚列乃爾。先正有言。孝子一步不怠。親積之成。大孝。忠臣一事不顧私積之成。純忠。廉官一銖不苟。拾積之成。清白。烈女一笑不聞音。積之成。貞節。天下事皆起於微。成於慎。微之不慎。星火燎原。蟻穴潰堤。吾畏其卒。故憐其始也。昨非菴集

鏡中寄

見色不亂

色之移人甚矣。哉蘇屬國苦節十九年。不能不生。子異地。况其他耶。然欲忍人所不能忍。乃爲傑士。青娥紅粉。安在不可以試人品。

王敏。字進德。定海人。嘗與友人讀書空舍中。夜半。鄰女叩門求宿。其友欲納之。進德拒門。厲聲曰。吾在此。誰敢入我門。因疾呼使聞於外。女媿不敢出聲。逸去。鎮將聞其清介。欲試其所爲。召使飲酒。幃婦人於偏室。酒酣。內之。鑰門以去。進德入見婦人。太呼。排門取甌。爲乘之逃還。洪武時。以太學生拜監察御史。續人。鏡陽秋。

曹文忠公鼐為泰安典史。因捕盜獲一女於驛庭。色甚
艷。欲就公。公奮然曰。處子可犯乎。取片紙書曹鼐不可
四字火之。終夜不輟。天明。召其家領去。後大廷對策。忽
飄一紙。有曹鼐不可四字。遂文思沛然。狀元及第。臣鑒

秦君昭少年遊京師。其執友鄧君載酒祖餞。既而昇一
殊色小鬟至前。令拜秦。因指之曰。此吾為部主事某人
所買妾也。幸君便航。可以附達。秦弗敢諾。鄧作色曰。縱
君自得之。亦不過二千五百緡耳。何峻辭乃爾。秦勉強
從命。迤邐至臨清。天漸暄。夜多蚊蚋。內之帳中。同寢直
扒都下。置舍館主婦處。持書往見。主事問曰。足下與家

眷來耶。曰無有。主事意不悅。隨以小車取歸。踰三日。謁
謝曰。足下長者也。昨已作答。簡報吾鄧君。目使知足下
果能不孤付託之意矣。遂相與痛飲。盡歡而散。後秦之
子孫咸至顯宦。不可不可錄

一少年嘗淫於色。後悔之。欲絕其端。屏居精修。數年而
歸。有先所識女。遇之途。怪問曰。我昔年某。不顧我何也。
答曰。我非昔年某矣。不顧也而去之。七克

德默者國王也。有兩寵臣。未察其心。令傳語其后。其一
還。王問曰。爾視后何若。對曰。傾國傾城。絕世獨立。其一
還。王問如前。對曰。王命臣傳語。弗命視也。徒聞其言。亦
溫惠矣。王大喜。厚賞任用之。謂先一臣曰。汝目不真。汝

心亦爾矣。遽遣之。全上

陸公容少美風儀。天順三年。應試南京。館人有女。善吹簫。夜奔容寢。容給以疾。與期後夜。女退。作詩云。風清月白。夜窓虛。有女來窺笑。讀書欲把琴。心通一語。十年前已薄相知。達明托故去。是秋領薦。年二十四。登進士。官至叅政。臣鑿錄

沈特貶筠州。售一幼妾。携與俱行。七年後歸。呼妾父母。使嫁其女。仍是處子。有贈詩云。昔年單騎向筠州。覓得歌姬共遠遊。去日正宜供夜直。歸來渾未識春愁。禪人尚有香囊愧。道士猶懷炭婦羞。鐵石心腸延壽藥。不風流處却風流。全州李文貴。蔡方正。自泗江買舟歸。有美

女子來叶舟。不能却。舟窄。天暑。同宿帳中。女窮途失伴。自度不能免也。而李毫不動念。行三日。旁晚。將泊矣。李因女在舟中。圖速返。促其夜行。舟忽破。眾急登岸。謀投近山寺中暫宿。且燎衣。比紆折至寺。隔牆有婦人喊。聲。眾碎戶入救。則李妻也。詰其故。李妻聞母病。同女婢往視。因晚為姦。僧掠入。欲行強姦也。稍遲一刻。則必被汚矣。齊心集

鎮江靳翁。踰五十無子。訓蒙於金壇。其夫人鬻釵梳。買隣女為侍妾。翁以冬至歸家。夫人置酒於房。以隣女侍。告翁曰。吾老不能生育。此女頗良。買為妾。或可延靳門之嗣。翁頰赤俛首。夫人謂已在而翁殺也。遂出而反扃。

其戶。乃翁繼起，戶已閉。遂踰牕而出。告夫人曰：汝用心良厚，不特我感汝，我祖考亦感汝矣。但此女幼時，吾嘗提抱之，恒願其嫁而得所。吾老又多病，不可以辱。遂憐而還其女。踰年，夫人自受姪生貴，十七歲發解，明年登第。為賢宰相。座右編

廣東張連寇亂，書生汪一清被掠，見獲一婦至，則同學友人妻也。因給賊曰：此吾妹也。請無污以待贖，否則吾與妹俱碎首於前矣。賊因同閉之一室，晨昏相對。匝月始得贖回，曾未及亂。迪吉錄

南京某生赴試日，旅邸對門某指揮使第也。有女年及笄，見生風流瀟灑，遂屬意焉。試畢，後數日，女令婢授意於生，言父已他往，期於是夕相會。生懼損陰德，不敢諾。同寓一友素輕狂，竊知之，乃偽為生赴約。其婢指莫能辨，引之入。女相與歡寢，倦而熟睡，適揮使歸，見門未閉，疑焉。突入見之大怒，拔劍俱殺之，首於官。明日榜發，生登首選，因告人曰：使我若輕狂，已登鬼錄矣。不可不

漢陽諸生蔡某，小試甚利，後備科期，不肯入場。友人強之再三，乃曰：吾少時讀書，某處隣有好女，每浴時，常隙而觀之，自是每入場，雙目輒矇然不見。出則如舊。諷卷

偶筆

若名勝之地亦記其舊聞并足跡所至及有志未
逮者新安大好山水梁帝言之矣且余產也古人
云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附其末以爲好遊者增一
寤思

何杖寄

嶽瀆

塞兩大者唯山與水而岳瀆爲最擾擾風塵動
曰將追蹤向禽易言哉山靈相期如水可誓姑
臥遊焉爲他日嚆矢

泰山五嶽之東嶽也考博物志一曰天孫言爲天帝孫
也。王召魂東方萬物始成。故知人生命之長短。五經通
義云。一曰岱宗。王者受命易姓。報功告成。必於岱宗也。
東方萬物始交代之處。言爲群嶽之長。白虎通云。王者
受命必封禪。封者增高也。禪者廣厚也。皆刻石紀號。著
已之功績以自效也。天以高爲尊。地以厚爲德。故尊泰

山之高以示報天。禪梁甫之趾以示報地。漢官儀及泰山紀云。盤道屈曲而上。凡五十餘盤。經小天門大天門。仰視天門。如從穴中視天牕矣。自下至古封禪處。凡四十里。山頂西巖為仙人石間。東巖為介丘。東南巖名曰觀。日觀者。雞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三丈所。又東南名秦觀者。望見長安。吳觀者。望見會稽。周觀者。望見齊。黃河去泰山二百餘里。於祠所瞻黃河如帶。若在山趾。山南有廟。悉種柏千株。大者十五六圍。相傳漢武所種。小天門有秦時五大夫松。見在。俞瞻白臥遊

出州城北望。輕烟薄靄。橫帶山腰。北行二里。過白鶴泉。泉出石罅。淅淅鼎沸。久旱則滲漉。距西百餘步。曰梳洗樓。不知劫於何時。惟存故址。從西折北二里。有王母池。泉石清冽。不竭不溢。鄉人取水祈雨頗驗。又北五十餘步。曰呂巖。有呂仙石像。宋時建樓閣堙圯。獨荒基破礎存。今圍以石垣。其中深林茂草。森布蒙密。芄芄猗猗。頗有佳致。明李裕登泰山記節文

出泰安可二里所。卽入山。皆詰曲逶迤而上。峰勢嶽巖。若相噬。而傍多溪澗。泉流硤礧。間作悲鳴。至迴馬嶺。乃却肩輿。改腰筍。四趾抵御障巖。一曰御仗。宋永定陵東封。止仗衛處。其前為巨澗。澗底白石。砥平如玉色。而巖陡。上廟其巔。頗寬。樹陰好。鳥喙喙可愛。又三里抵黃現。黃現者。不知其所由名。有松五。卽所謂五大夫者也。以

寄園寄所寄卷三
厄於石不能茂。而稍具虬虺狀。當是二三百餘年物。必
何爲百丈崖。崖凹深如屋。傍有石洞。槎口而下黑。其究
叵測。已度石壁。峪爲十八盤者三。而穿中竇曰天門。旣
上。罡風蓬蓬然。吹帽欲墜。道士衣羽奉樂而迎。出沒雲
氣中。亦一奇觀也。行可里許。爲元君祠。元君者。不知其
所由始。或曰卽華山玉女也。天下之祝釐祈福者。趨焉。
祠宇頗瑰偉。而歲所入香緡以萬計。用供縣官匪頒。其
右爲御史所棲。後一石三尺許。刻李斯篆二行。一石池
縱廣及深俱二尺許。亦曰玉女洗頭盆也。自是在折而
上。里許曰嶽帝祠。陟不能勝香火。其後峭壁造天。左爲
開元帝紀。秦山路。唐隸徑可二寸而巖勢若飛動。惜其

下三尺許。爲搗磑者。冬月搗火。蝕之。遂不全。右爲蘇頌
東封頌。字形頗秀媚。尚可辯。而損於閩人林焯。忠孝廉
節四大字。又有顏魯公題名。損於方元煥詩。固不若苔
土埋翳之。尚可洗而有也。自是益北。上數百武爲絕頂。
曰玉皇祠。祠前有石柱。方而色黃。理亦細。可丈許。所謂
秦皇無字碑也。其石非山所有。或曰中有碑。石冒之。按
李太宰裕記云。石埋植土中。似方非方。四面廣狹不等。
細觀之。總十二行。行各十二字。多不可識。今殊不然。然
李公以爲在開元銘東十數步。則非此石明矣。恨曩時
不於其地一訪搗。使先跡泯泯也。復折而東。稍下百步。
復上百步。石室冠之。高如玉皇祠。中有黧色石蓋。方丈。

瑩潤可鑑。云漢武帝所藏金泥玉檢地也。傳云。白雲起封中者是已。其前地稍闕。卽所稱日觀。秦觀越觀諸峰者。蓋五鼓而觀日出。則爲日觀。西望見秦則秦觀。南望見越爲越觀耳。其後人所指某峰某峰皆妄也。五鼓起天初霽。日益弄色。其東南盡目力。微白而混漾者。以爲海耶。直北而西。隱隱一抹蒼碧。若長城之堞者。則意以爲太行恒崧之類耳。至稍遠而淄澠濟泗。千流疊帶。近而諸山皆若培塿。獨徂徠稍尊。居然一衡。几瞻眺久之。因思吳門白馬。固未敢信。卽小天下豈欺我哉。俄而諸山各出白雲一縷。若冢中起。稍上大如席。比數百道。則狂馳而遇輒合。其起無盡。其狂馳而遇亦如之。頃刻遂

編成白玉地。而仰視則空青瑩然。上下異色。所謂野馬糾縈。信也。玉皇祠南柏樹記云。漢武所種千株。大者十五六圍。今不十之一而小。疑卽其孫枝也。明王世貞遊泰山記節文

有客登岱岳絕頂。行四十里以伺日出。久之星斗漸稀。東望如平地。天際已明。其下則暗。又久之明處有山數峰。如臥牛車蒸之狀。星斗盡不見。其下尚暗。初意日自明處出。又久之自大暗中日輪湧出正紅色。升起數十丈。至明處全無光。其下亦尚暗。客中閒集

余以康熙庚申十一月廿三。次泰安州。州守李元雅至邸。送十小鬟。次早漏四下。月朗甚。予筮輿登山。張

火乞錢者。孩而赤身受凍以求食者。沿路過紅門行
二十里至朝陽洞。李州守授餐。并命同里徐巡檢引
路。再數里。見五大夫松。虛存名耳。直上路稍平。俗稱
快活三。將至天門十八盤。另開新嶺。高峻轟天。俯視
戰慄。道士攢典等跪迎。叅碧霞元君畢。州守預置席
浮白焉。予登絕頂。閱摩崖碑。至無字碑。日觀等處。午
後下山。輿行甚疾。予閉目歛心魂。成遊嶽五古六首。
同遊劉櫟夫嘆服。未能和也。門人萊蕪李令君欽式
為予勒石山巔。回至紅門。州守醉以優觴。同入城遊
秦廟。廟記金天少昊氏四女。俗稱泰山娘娘。為碧霞
元君。東岳青帝神。黃姓。廟貌弘敞。目中僅見。

荆官荆州。其山鎮曰衡山。衡山者南嶽也。軒轅以濤霍
之山為其副。故爾雅以霍山為南嶽。至漢武南巡。又以
衡山南遠道隔江漢。於是乃徙南嶽之祭於廬江瀟山。
蓋皆承軒轅為副之義也。故南嶽衡山。朱陵之靈臺。太
虛之寶洞。上承冥宿銓德鈞物。故名衡山。下距踞宮。攝
位火鄉。赤帝館其嶺。祝融寄其陽。故號南嶽。周旋數百
里。高四千一十丈。東南臨湘川。自湘川至長沙七百里。
九向九背。然後不見。禹治水登而祭之。因夢玄夷使者。
遂獲金簡玉字之書。得治水之要。山有三峰。其一名紫
蓋。天景明微。有一隻白鶴迴翔其上。一峰名石困。下有
石室。中常聞諷誦聲。一峰名芙蓉。上有泉水飛流。如舒

一幅練。山海經云。衡山一名响嶺山。其土多青蘘。鳥多鸚鵡。俞瞻白臥游

從山麓抵嶽廟三十里。石徑盤曲。夾以虬松老桂。鬱鬱蔥蔥。已不類人世矣。從廟側右轉而上。仄徑縹緲。石磴垂接。懸崖巨壑。不敢勞瞬。十步九折。氣填胸臆。半山亭去嶽廟十五里。五峰背擁。雲海盪漾。亦勝境也。復十五里。乃至祝融。初行山間。望芙蓉烟霞。石蘂天柱諸峰。皆摩霄挿雲。森如戟列。而祝融乃蕪諸峰間。才露頂如髻。及登峰首。則諸峰顧在履底。若折若退。若頰若拱。瀟湘蒸江。一縷環帶。因憶李白五峰晴雪。飛花洞庭之句。蓋實景也。傍睨蒼梧九疑。俯瞰江漢。絃埏六合。無所遺蓋。

下視連巒。別嶽。悉如蟻垤。不足復入目中矣。觀音巖去峰頂可一里許。夜視天垣諸宿。大者或如盤盂。不類平時所見也。登上封觀海。日初出。金光燦燦。若丹鼎之方開。少焉紅輪湧於海底。火珠躍於洪爐。旋磨旋鑿。蒼茫雲海之間。心悚神懼。不能久留。遂下兜率。抵南臺。循黃庭觀。登魏夫人昇仙石。西行四十里。得方廣寺。方廣在蓮花峰下。重巖如瓣。而寺居其中。是多響泉。聲徹數里。大如轟雷。細如鳴弦。絢草珍卉。夾徑竒窈。蓋衡山之勝。高稱祝融。奇言方廣。然磻道險絕。巖壑幽邃。人罕至焉。謁晦菴。南軒二賢祠。宿嘉會堂。夜雨。曉起。雲霧窈冥。前峰咫尺。莫辨。經道亦絕了。不知下方消息。自謂不復似。

世中人矣。止三日。衝雲而下。行數里所。倏見青霄霽。日
豁然中開。問山下人。乃云。比日殊晴。乃悟向者吾輩正
坐雲間耳。又從廟側東轉十餘里。得朱陵洞。云是朱陵
大帝之所。有瀑泉灑落。水簾數疊。挂於雲際。飛花散雪。
縈灑衣襟。巖畔有冲退石。大可逕丈。列坐其次。解纓濯
足。酌酒浩歌。當此之時。意愜心融。舞雩沂水之樂也。明
張居正遊衡嶽記節文

衡陽祠。其徑綿亘四十餘里。夾道皆合抱松桂。相間連
雲蔽日。人行空翠中。而秋來香聞十里。計其數。云一萬
七千株。真神幻仙境。宜其靈妥神安。永久無虞。更聞天
童寺松徑亦二十餘里。比之不及焉。客座新聞

按華山。西嶽也。周官豫州。其鎮山曰華山。華山記云。山
頂有池。生千葉蓮花。服之羽化。因曰華山。山海經曰。一
名太華。太華之山。削成而四方。高五千仞。其廣十里。薛
宗註西京賦云。華山對河東首陽山。黃河流於二山之
間。古語云。此本一山。當河。河水過之而曲行。河神巨靈。
以手擘開其上。以足踏離其下。中分爲兩。以通河流。其
指掌之形。在華山上。而腳跡在首陽山下。今皆可睹。郭
緣生述征記。及華山記云。山下自華嶽廟。列柏南行十
一里。又東廼三里。至中祠。又西南出五里。至南祠。南入
谷口七里。又至一祠。又南一里。至天井。天井纔容人。上
可長六丈餘。出井如望空視明。如在室窺窓矣。去東南

二里至峻坂斗上。又東上百丈崖。皆須攀繩挽葛而後行。又西南出六里。又至一寺。名胡越神寺。又行二里。便屈山頂。上方七里。有靈泉二所。一名滿地。一名太上。泉池北有石鼓。嘗聞其鳴。其上有三峰直上。晴霽可瞻。瞻白臥遊。

出城南三峰在望。七八里至雲臺觀。周武帝時。係道處居雲臺峯。築此。延之又南行二里。至玉泉院。宋端拱中建之。山麓以居希夷先生者也。院後有塚。或曰希夷仙去。骨脫峽中。已乃道流持其顛。向人乞施。與嘉靖間姚侍御者收葬之。塚後巨白石。工穴之。像希夷臥其中。如生。入山。兩山對開。嵐光交墮。行五里至五里關。往時避

兵者。就險壘石爲關。行四里爲希夷峽。山勢壁立。澗水經其中。漚作小池。從石室傍下之。如琴如筑。希夷蛻骨於此。或云卽張超臥仙坪也。半壁有穴。飛石掩之。又里許至梭羅菴。步菴外。東面石壁可數十丈。鳴瀑掛壁而下。有坎兩兩直上。可足趾通。上方峰石罅爲西玄門。唐金仙公主修真於此。駕鶴飛去。白雲宮細辛坪在焉。每歲三月。香火輻湊。華州道士來。始曰峰頭斬荆棘。開徑懸鐵鎖而上之。不似三峰時通人跡也。北望山頭。有石如柱。爲繫馬峰。西望西山。山桃花石罅盛開。不知絕壁何緣着種。或云風吹花片粘之。輒生。山山有之。雅淡不似人間穠艷也。望頃。花間似有物去來。云是山羊。善走

險。棲嶽寄中。人利其羸。能伺取之。南有回峰。青柯所從之路也。四山高起。臨澗坐石。奇秀滿前。應接不暇。及曉。聞寥中泉聲。更自清迥。曉聞孤鶴長鳴。過山頭。乘肩輿。亟上。每望前峰。已如路絕。既又踰焉。至十八盤者。山最陡。十有八折。乃得上。故名。盤盡峰回。忽見垣屋鱗鱗。綴前巘。則青柯坪至矣。至則祠廟神像俱經地震頽圮。間已葺治數楹。獨地勢愈高。天然之景。爭獻秀爽。視梭羅。又進之。佇立四望。遙見泉掛山腰如練。乃水簾洞也。直下三千尺。自蓮花來。度石橋。左從徑上。可里許。有回心石焉。從此上千尺。撞遊人見險心悸。率退轉。是名回心。至千尺撞下。蓋絕壁。壁裂裂之。兩傍稍施斧鑿。斷樹枝。

橫之以承足。枝枝相離尺許。比千尺云。西折上百尺。峽。似撞而裂在峽之內。出峽登望仙臺。方丈平石。可佇立遠眺。忽南峯片雲欲墜。不墜。作嬾態。風吹斷之。如人乘鶴背來者。度二仙橋。石梁跨壑。草樹清幽。過車箱崖。崖如車箱。人緣輪以行。乃至老君離垢。絕壁有坎如西。玄。上之如撞如峽。而險更甚。謂老君登華。從此離氛垢。云。過擦耳崖。崖峭立。躡處僅容足。又下臨深壑。復至一崖。奇峭甚。仰攀。折旋出石次以上。有鐵猿踞崖畔。曰。糊猴愁。所謂猿猴欲度愁。扳援者歟。過此忽開朗。則白雲峰也。至險際。則閭王邊也。謂隣於鬼矣。至日月崖。兩崖高起。日月出沒。從山隙射之。當是可觀。歷金天洞。洞。

最宏敞。地震時。洞裂。神座皆下陷。可五寸。山之四周。下陷盈尺。山足土痕。至今存也。又經三元洞。蒼龍嶺在其前。嶺中起傍殺。蜿蜒入雲。人從龍脊行。危甚。或一失足。轉圜千仞。石平處。暫得休。伏視下方。松頂。皆蓬藿。在蒼烟中。濤聲萬壑。疑泛巨海。剛風時時捲人衣。覆而嶺可百丈。真能褫魄。兩傍穴石。拖鐵柱。有仆有立。舊常有欄。漢武帝登山御道也。度嶺。望見雙松。聳出空際。曰。此將軍樹矣。樹多枝幹盤曲。獨此二松。挺然離立。有石曰。上馬石者。余曰。卽滌注龍種。何緣上此。蓋有風道人。不知姓名。遊行山頭。一日。天馬下之。風道人就石跨馬行空而去。故名。石傍有老松。倒掛。若此。龍下雲端。忽昂首攫

拳。奇奇怪怪。丹青所不能貌。坐石凝盼。忽西峯雲來。迷漫澗壑。恐雨至。亟趨雲山崖。崖有宗土地祠。謂華爲群山之宗也。已頽圯。有四仙菴。爲譚紫霄。馬丹陽。劉海蟬。丘長春。脩煉之所。雲入菴。沾人衣皆濕。雲過乃復步。凡歷數險。則玉女峰矣。大石如龜。數立龜背。斃死皆鐵。陶瓦則山風能颺去之也。前一圓坎。水紺碧。爲玉女洗頭盆。又其前石裂。裂可五寸。以石投之。食頃猶有聲。或云下通黃河。唐玄宗禱雨。進簡於此。剝龜腹爲石室。舊有揚妓師事韓姑姑於此。又南爲三清洞。王道人結菴其左。余過之。王出松子爲供。味鮮美甘香溢口。右偏新架板屋。屋角松房成積。其長尺。皆風落而收之者。陟岡上

東峯。岡石斜削可數十丈。稍鑿足跡。無草樹枝蔓可攀躡。從者手接而上之。遂達於巔。有三茅洞。前爲小殿。殿左有巖。五峰道人居之。依巖置扉。當其缺處。稍亦架椽爲屋。可坐客。可爨。臨崖遠眺。當東峰盡處。東南北三面無他峰碍蔽。道人指點中條首陽諸山。疑隔數里。黃河如綫。則近縈山足矣。村落比比。云此同州。此蒲州。此某某。千里之內。可俯而視也。忽雲生首陽。英英欲起。道人因言雲彌布峰巒。卽數日下方不雨。一流動則下方雨矣。有時晴雲冉冉。孤飛入谷。忽已失之。蓋歸雲也。步前岡。若君基所。基石方徑五尺。三十二子鐵爲之。重不可舉。風色寒。天漸曠。還入崖下。道人請就其寢室。室入巖

之幽。蓋一火坑。可容三四人。余與道人洎道士相與箕踞而語。忽聞鼓聲。頃之如雷。余訝焉。道人曰。風入巖坎耳。間有神異。日夜靜時。扉外有足聲。令弟子無窺扉。一任之。恐變幻能動人。青柯坪道士某。爲其師守舍。見緋衣方山冠者甚偉。長可十餘丈。坐山腰。垂其足。呼曰。爾師山口失足。往携之。言已。失所在。某如其言。携師以歸。蓋山神也。問有猿鳥。曰。青柯坪以上無鳥。山頭有一青雀。時來乞食。一老猿猜疑不近人。每危坐前岡。視衆猿採核。輒又去之。語久。恣倦。擁衾啜茶。乃就枕。俄而東壁有隙光。余曰。曙色耶。啓牕。片月方起。光上射巖端。白雲纖潔如素錦。月漸高。浮雲蔽之。擬觀日出狀。及旦。雲竟

不開也。道人炊胡麻飯。余青雀飛止道人肩。道人曰。雀來矣。就掌中食。已復飛去。出扉。重臨巖端。下望雲如飄棉。飛絮平鋪萬里。循岡北行。觀仙掌巖。巖壁黑色。石膏自壘中流出。隨膏凝結。黃白相間。遠望之。見其大者五岐如指。後人好奇。遂謂巨靈擘山。掌跡猶存。還復至王道人所。乃余憩板屋。已被風吹去。蓋聞雷時也。王導余左折觀新洞。洞頗高廣。猶未訖工。同州馬君怡頷之曰。迎陽益華。當少陰。迎陽以配合之。令有生氣云。又上之。爲雷神洞。復右折爲朝元洞。洞之下有賀老避靜處。穴石垂雙鐮而下之。鐮乃板道。以銅杙插之峻壁。而板載之銅杙之上。復綴壁以鐮。攀之而行。板道下皆絕壁。杙

林隨山麓起伏。翠濤彌望。賀所棲室。憑于突崖。煬竈猶在。室傍有巖。高十餘丈。遙覆其室。朱書全真巖三大字。亦神奇矣。還出石穴。復經閻王邊。西折以上。爲避詔巖。希夷表。九重仙詔。休教丹鳳啣來。蓋此巖上覆如屋。多怪狀。與分寧之清水巖畧等。西上爲嶽殿。下有希夷坼經句。鍾離雲房過焉。候其息。以紙舉作黑白團圓之授。純陽子曰。先天混沌譜也。又下爲老君鍊丹之所。石爐徑丈餘。高可六尺。蓋托峭以增靈勝云耳。北行爲西峯。石罅二尺直下。相傳陳旻子斧劈之。留有足跡。或曰。巨靈足也。又北上爲西嶽大殿。殿之北爲捨身崖。古之有道者。皆於此仙去。崖之東稍折而下。爲鎮嶽宮。玉井在

卷之三
嶽宮
玉井

焉。深可十丈。圓徑半之。記云。他生千葉白蓮。服之羽化。或謂開花十丈。藕如船。豈人所不到。易爲怪誕耶。又北上爲蓮花峯。視諸峯不知更高幾許。覺得身在太清中。吞吐靈氣。皮毛心腑。灑灑如濯。昔李白僅登落雁峰。便謂呼吸之氣。上通帝座。不知上此更作何語。峯之下有不窪如臼。凡二十有八。上應列宿。自南而北如貫珠。水經其中。由崖端挂下山腹。水簾洞洩之。道人爲余指點雲臺白雲白羊松桂朝來玉掛玉秀毛女諸峯。張超石羊黃神藏馬諸谷。歷歷詳說。余恨無羽翰橫飛。又恨不遂鑿巖結廬。避世以老。天漸晦。道人曰。雨至宜且歸。乃與道人別。取故道下山。下山較易。蒼龍嶺遇山。浙浙灑

面。避之三元洞。雨止復行。下離垢。如初上時。則先一人納余足坎中。而上縋余者。徐縱其手。乃以身下。下峽下撞如之。抵青柯坪。令僕夫倒輿而肩之。峯巒層疊。隱見如拱如揖。追隨送余。余亦如去。知已。又如劉郎之失天台。漁郎桃源。悔其還也。明陳以忠華山遊記

按嵩高山者。五嶽之中嶽也。釋名云。嵩。崧字。或爲崧。山大而高曰嵩。白虎通云。中央之嶽。獨加高字者何。嶽居四方之中。可高。故曰嵩高山。漢武帝登中嶽。聞有呼萬歲聲。於是以三百戶封奉祠。命曰崇高邑。至後漢靈帝。復改崇高爲嵩高焉。戴延之西征記云。其山東謂太室。西謂少室。相去十七里。嵩其總名也。謂之室者。以其下

各有石室焉。少室高八百六十丈。上方十里。與太室相次。雜道書云。自嶽神廟東北二十里。至一山名曰東龍門。其東有三臺山。昔漢武帝巡過此山。見學仙女。遂以名焉。南有許由山。高大四絕。其北有潁水。即堯聘許由處。猶有壇墀。昔周靈王太子晉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間。道人浮丘公接上嵩山。三十餘年。往來緱氏山。近在嵩山之西也。漢世有道士。從外國將貝多子來於嵩高。西麓種之。有四樹。與衆木異。一年三花。白色香美。俞瞻自臥遊

癸酉十一月朔。予至洛陽。欲圖嵩山之遊。二日。至偃師縣。三日。自偃師沿洛河南行五里。渡河。十里。登唐廬陵

王墓。石表猶存。中一碑高大。字漫滅不可讀。三十里至葛嶺口。兩山對峙。巖道崎嶇。乃唐高宗幸少林寺時所鑿。山行八里。至少林寺。寺在少室山北。麓有碑。後魏孝文為菴僧政陀建者。唐太宗為秦王時。賜寺僧教有云。王世充叨竊非據。敢違天常。法師等能深悟幾變。早識妙因。擒彼克孽。廓茲淨土。聞以欣尚。不可思議。今東都危急。旦夕殄除。命宜勉終茂功。以垂令範。蓋當時寺僧之立功者十有三人。惟曇宗授大將軍。其餘不欲授官。賜地四十頃。此可補唐書之缺。少林僧至今以武勇聞。所從來遠矣。寺佛殿後為講堂。堂後左有立雪亭。昔僧惠可嘗侍達摩。雪深至腰不去。卒嗣其法。今僧中稱

爲二祖山。西廊百步爲甘露臺。胡僧跋陀於此翻經。天降甘露。故名。西北上山二里。至達摩菴。殿前有六祖手植柏。又上一室。門外石刻達摩面壁之菴六大字。宋蔡洵書。室中塑達摩像。案前石高僅二尺。廣半之。達摩之形。宛然其上。拭之益顯。蓋菴之上。四里有達摩洞。茲石乃其九年所面者。古謂精神可通金石。諒哉。回至方丈。寺僧文載言。經閣後有古槐。往視之。其高十丈。圍三十尺。文載復誦文潞公游寺詩。有五品封槐。今尚在之句。則其壽可知。第未知封自何時也。出寺東行十五里。折而東北。三里至戒壇寺。破屋三楹。中四碑。刻元學士李溥光所書茶榜。字徑四寸。道偉可愛。又傍有唐大曆二

年敕戒壇碑。寺左百步爲會善寺。法堂中有後周嵩陽寺碑。後刻云。大唐麟德元年。移植於此。可謂古矣。佛殿東偏有泉。出自山中。惟供寺僧之汲。通之俾資灌溉。則伏而不流。僧云。相傳唐高僧冥公。於此誦法華經。龍作人來聽。屢知其龍也。告以寺乏水。遂送此泉。東南行時。有飛雪十里。至登封。雪乃大作。庚午雪霽。東行嵩山。近曰雪蒙其巔。如玉田瓊樹。復相帶映。其清逼人。恨無工畫者。如范寬。以圖之耳。八里至嵩山神祠。祠在黃蓋峰下。蓋嵩山巍然中國之中。其周幾二百里。群山拱列。有類兒曹。宜其秀鍾靈聚。爲五嶽之尊。而黃蓋一峰。在東南。盡處其宅。神靈故宜祀之。外有亭。扁曰草叅。過客

憚於入謁。多展拜於此。入門三重。咸有古柏。或喬或偃。或俯或欹。或屈而蟠。或怒而攢。或奮而欲騰。又或如帷蓋之張。幾二百株。三門內。左右列四嶽祠。又有降神殿。壁繪古甫申像。歲久剝落。謁嶽神殿。西為御祠。祠多歷代碑刻。南行二里。折而東北。又二里。北麓入盧巖寺。蓋唐盧鴻隱處。後為僧廬。其上四里。有盧巖上寺。聞石壁飛瀑數丈。視此加勝。路陟雪深。竟莫能至。辛未登封北三里。至嵩陽廢觀。其中所存。惟唐李林甫觀記。元五祖堂記。二碑。及三古柏。柏之高皆不逾三丈。大可六人圍。舊有不刻云。漢武帝封大將軍。其次亦可四人圍。道士。此大將軍也。皆形狀怪甚。不可圖繪。夫漢武造今千

七百年。柏在當時。已受封。殆殷周時物耶。其又次亦有三窟。予平生見古柏多矣。若二封柏。獨蓋出天下之壽木。亦奇矣哉。又東三里。據山陽為崇福宮。其後名萬歲山。昔漢武臨幸。聞空中呼萬歲者三。因卽其地建萬歲觀。唐更名太乙。宋於此奉安真宗御容。設提舉管勾以祝釐。中故有奕棋榜蒲泛觴三亭。今惟存泛觴石。子命道士引泉委曲流之。立飲其上。而寒風逼人。數杯卽罷。下山東行一里。觀啓母石。石傍之祠。及唐崔融碑。今皆不存。按啓母石。事見淮南子。其說不經。後之人蓋嘗辯之。明都穆遊嵩山記

按恒山。五嶽之北嶽也。周官并州。其鎮山曰恒山。風俗

通曰。恒。常也。萬物伏北方有常。亦謂之常山。爾雅曰。常山謂之恒山。五嶽圖云。恒山高三千九百丈七尺。上方三十里。周迴三十里。有太玄之泉。神草十九種。服之可度世。管子曰。其山北臨代。南俯趙。東接河海之間。早生而晚殺。五穀之所蕃熟。四種五獲焉。後魏孝文道武立廟於其上。置侍祀九十人。歲時祈禱水旱。至文成帝東巡。親禮其神焉。俞瞻白臥遊

北嶽在渾源州之南。紛綴典籍書著其爲舜北巡狩之所。爲恒山。水經著其高三千九百丈。爲玄嶽。福地。記著其周圍一百三十里。爲總玄之天。予家太行白巖之傍。北嶽五百餘里。心竊慕之。未及登覽。懷想者二十餘年。

至正德改元。奉天子命。分告於西泚。劇陵鎮濱。道經渾源。去北嶽僅十里許。遂南行至麓。其勢馮馮熅熅。恣生於天。縱盤於地。其胸盪高雲。其巔徑赤日。余載喜載愕。歛色循坡。東迤嶺北而上。是多珍花靈草。枝態不類桃。芳李葩。暎帶左右。山半稍憇。俯視窺高。如緣虛歷空。上七里。是爲虎風口。其間多橫松強柏。狀如飛龍。怒此。葉皆四衍。懞懞然怪其太茂。從者云。是嶽神所保護。人樵尺寸。必有殃。故環山之斧斤。不敢至。其上路益險。登頓三里。始至嶽廟。頽楹古像。余肅顏再拜。廟之上有飛石窟。兩崖壁立。豁然中虛。相傳飛于曲陽縣。今尚有石窠峙。故歷代怯升登者。就祠於曲陽。以爲亦嶽靈所寓也。

然歲之春。走千里之民。來焚香於廟下。有禱輒應。赫昭於西方如此。豈但護松柏然哉。余遂題名於懸崖。筆詩於碑。及新廟之廳上。又數十步許為聚仙臺。臺上有石坪。於是振衣絕頂而放覽焉。東則漁陽上谷。西則大同以南。奔峰來趨。北盡渾源雲中之景。南目五臺。隱隱在三百里外。而翠屏五峰。畫錦封龍諸山。皆俯首伏脊於其下。因想有虞君臣會朝之事。不覺愴然。又隱在京都。時常夢登高山眺遠。今灼灼與夢無異。故知茲遊非偶然者。明喬宇遊恒山記

自有河以來。皆言其源出崑崙。而以張騫之言為信。至元世祖始知其源出於星宿海也。招詩使都實受命。行

四閱月。始抵其地。既還。圖其形勢來。上言河出吐蕃。取甘肅西鄙有泉百餘泓。方可七八十里。沮洳散渙。不可逼視。登高望之。如列星然。名火敦腦兒。華言星宿海也。群流奔轅。近五七里。匯為二巨澤。名阿刺腦兒。自西而東。連屬成川。號赤濱河。又合亦里赤忽蘭也。里木三河。其流寔大。始名黃河。又岐為八九股。行二十日。至大雪山。名騰乞里槍。即崑崙也。由崑崙南至濶。即及濶。提二地始相屬。又經哈刺別里赤兒之地。合細黃河及乞兒馬赤二水。北行復折而西。流過崑崙北。又轉而東北行。約二十餘日。至積石。始入中國。云約自河發源至中國。計及萬里。然其間溪澗流絡。莫知紀極。崑崙之西。人跡

簡少。而山背草石。至積石方林木茂暢。世言河九折。蓋彼地有二折焉。古今原始

禹治水時。河從積石東北而南。計三千里。至龍門為西河。冀州呂梁山。石勢崇竦。其流激震。禹從呂梁北。鑿龍門以殺水勢。西因其迴流性而導之。又南而至華陰。在陝之華陰縣。自南而東至底柱。在河南陝州之三門山。又東經孟津。河南府孟津縣。過洛汭鞏縣。至于大伾。大名府濬縣。臨河之山。北過澤水。真定冀州北折降渠。至于大陸。屬中山郡。今真定邢趙潞三州之地。北分其勢。播分為九河。復同聚一處為逆河。蓋迎之以入于海。簡潔一水。先儒誤分而二。其一則河之經流也。徒駭等河

故道。皆在河間。滄州南皮東光慶雲獻縣山東平原海豐。由寧津吳橋南皮諸處。直達東海。周定王五年。河徙矜磔。如失故道。漢文帝時。決酸棗。東潰金堤。在河南延津滎陽諸縣。至大名清豐一帶。延亘千里。武帝時。溢平原。屬德州。徙頓丘。今清豐縣。又決濮陽瓠子口。開河界。注鉅野。屬濟寧州。即大野。通淮泗。河始與淮通。尚未入淮。元帝時。決館陶。舊屬大名。今屬臨清。又決清河靈鳴犢口。今高唐州。舊屬清河郡。成帝時。決東郡金隄。決平原。溢渤海。清河高唐州一帶。信都。今冀州界。唐玄宗時。決博州。今東昌。溢魏州。今大名。冀州。五代時。決鄆州。今鄆城縣。博之揚劉。今東平之東阿縣。揚劉鎮。滑之魚池。

宋太祖時。決東平之竹村。開封之陽武。大名之靈河。澶淵。太宗時。決溫縣榮澤頓丘。泛于澶濮曹濟諸州。東南流。至彭城界。卽今徐州。入于淮。自此河入淮之始。真宗時。決鄆及武定州。尋溢滑澶濮曹鄆諸州邑。浮於徐濟而東入淮。仁宗時。決開州館陶。神宗時。決冀州棗強。大名州邑。一合南清河以入淮。一合北清河以入海。南渡後。河上流諸郡。爲金所據。金獨受河患。其亡也。始自開封北衛州。決而入渦河。南直隸壽寧蒙城懷遠之間。元時。夫衛輝之新鄉。開封之陽武。杞縣之蒲口。榮澤之塔海莊。歸德封丘諸界。其臣建議疏塞。若今會通河。乃世祖所開。以通漕運。隨時救敝而已。當時九河並河故道。

久已淪入于海。滄州接平州。程子以爲正南山。有名碣石者。在海中去岸五百里。今平原有馬頰河。形存沙渠。其跡尚可攷。大伾之北不行矣。洪武中。決陽武之黑陽山。東經開封。南至頓城。潁州。潁上。東至壽州。正陽鎮。全入于淮。故道復淤。永樂中。疏濬。稍引支流。自金龍口入臨清。會通河。正統間。又決榮陽。天順間。決祥符。弘治間。分流爲二。一自祥符經歸德。至徐邳入淮。一自荆隆黃陵岡。經曹濮。達張秋鎮入海。尋命重臣治築黃陵岡等口。以寒張秋。乃疏爲二流。一鑿蒙澤孫家渡。至朱仙鎮。經扶溝。通許。壽。潁諸州邑。合渦河。至下鳳陽。亳州。遠淮。一疏賈魯舊河。由曹州出徐沛。以通運河。合淮俱入于

海。正德間。決曹縣者。再嘉靖間。河爲充患。屢遣重臣治。未底績。濫溢于金鄉魚臺。出沛縣之飛雲橋。南下徐邳。十三年復塞。由新開趙皮寨口。盛流合渦河入淮。故道始復。孫承澤輯河紀

江出岷山。其源實自西戎萬山來。至嘉州而沫水自雋州合。大渡河穿夷界十山以會之。至淑州而馬湖江會之。又三百十五里。而南廣江會之。至瀘州而內江又自資簡會之。至重慶而嘉陵江自利閬果合等州會之。至涪州而黔江合。南夷諸水會之。至萬縣而開江水自開達等州會之。夫然後摠而入峽。是江自峽而西。受大水凡八。及出峽而下岳陽。則會之者洞庭湖。所受湖南北

諸水也。又自是而下鄂渚。則會之者漢口。所受興元諸水也。又自是而下黃州。東四十里。則會之者巴河也。又自是而下九江。則會之者彭蠡。所受江東西諸郡水也。又自是而下。則會之者皖水。所受淮西諸水也。夫然後摠而入海。是以自峽而東。又受大水凡五。畧計天下之水。會于江者。居天下之半。其名稱之大而可考者。凡十有三。故曰江源。其出如甕。而能滔滔萬里達海。所受者衆也。嗚呼。問學者可以觀矣。地圖條要

廖角嘴營前沙。南北相對。海岸約濶一百四五十里。爲第一重門戶。狼山福山相對。江面濶一百二十里。爲第二重門戶。周家橋與山相對。周家橋北岸。至順江洲與

江南分界。江面約濶六七里。順江洲至新洲夾。江面約濶七八里。新洲夾至山南岸。江面約濶十四五里。爲第三重門戶。全上。

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淮水又東逕義陽縣。淮水又逕義陽縣故城南。淮水又東得澗口水。東過江夏平春縣北。淮水又東泔水注之。淮水又東北與大木水合。淮水又東北流。左會湖水。淮水又東逕安陽縣故城南。又東逕新息縣南。淮水又東逕浮光山北。淮水又東右壑水。淮水又東北。申陂枝水注之。淮水又東逕淮陰亭北。又東逕白城南。淮水又東逕長陵城南。又東青陂水注之。淮水又東北合黃水。又東過期思

縣北。淮水又東北潁水注之。東過原鹿縣南。汝水從西北來注之。又東過廬江安豐縣東。北決水從北來注之。淮水又東。谷水入焉。淮水又東北。左會潤水。淮水又東北。窮水入焉。又東北至九江壽春縣西。泚水洪水合北注之。又東潁水從西北來。流注之。淮水又東流與潁口會。東南逕倉陵北。又東北流。逕壽春縣故城西。淮水又北。左合椒水。又東過壽春縣北。肥水從縣東北流。注之。淮水又北逕山碇中。謂之碇石。淮水又北逕莫邪山西。又東過當塗縣北。過水從西北來。注之。淮水又東北。濠水注之。淮水又北。沙水注之。又東過鍾離縣北。淮水又東逕夏丘縣南。淮水又東逕浮山。淮水又東逕徐縣南。

水經卷三
歷澗水注之。淮水又東。池水注之。淮水又東。蘄水注之。
淮水又東。歷客山。逕盱眙縣故城。西。又東北。至下邳。淮
陰縣西。泗水從西北來流注之。又東。過淮陰縣北。中。清
水出白馬湖。東北注之。又東。兩小水流注之。又東。至廣
陵。淮浦縣入于海。水經

山海經曰。王屋之山。澗水出焉。而地理志亦曰。王屋山。
沆水所出。澗沆聲相近。蓋一水也。沆水卽濟水。故禹貢
曰。導沆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丘北。又
東。至于河。又東北。會於汶。入于海。夫濟之爲水。壘滎如
玉。性下勁疾。貫大河而不濁。故釋名曰。濟源也。言源出
河北。濟河而南也。池上有濟瀆神祠。祠後有北海神殿。

謂濟源通北海。故祀北海于此。或曰。以北海遠。望
而祭之也。殿前有池。是謂東池。池西有石橋。橋之西池。
曰西池。皆濟水。自王屋山頂流入太乙池。乃伏流地中。
東行九十里。復見此。澗爲二池。地志謂東源周迴七百
步。其澗不測。西源周迴六百八十五步。其澗一丈。合流
至淵縣。歷號公臺。西南入于河。自今觀之。東池卽東源。
周僅百餘步。亦不甚澗。西池卽西源。周如東池。澗纔三
四尺耳。王屋山頂太乙池亦澗。古今棧不變。遷乃爾。濟

